

#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毛主席语录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  
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  
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  
他们的思想觉悟。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  
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  
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  
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  
能完成的。

## 编者的话

遵照毛主席关于“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我们编写了这本《仇恨满矿山》，目的是使同志们，特别是青少年同志们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了解三大敌人的凶残，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激发起对旧社会和剥削制度的刻骨仇恨；加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从而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仇恨满矿山》包括八个矿工的家史。它是大同煤矿千万个矿工在旧社会遭受三大敌人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残杀我国人民的铁证！它是声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剥削有功论”的檄文！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大同煤矿，疯狂地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残暴地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从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抓骗了大批穷苦人民，用刺刀、皮鞭逼着他们下井挖煤。

矿工们每天被逼迫干十几个小时的牛马活，却只能吃到用发霉的高粱、黑豆、树叶、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窝窝头；喝的是井下的脏水；身上裹的是破麻袋片、水泥袋和包装布；住的是破窑洞和破工棚。

沉重的苦役，非人的生活，多少矿工被吸干了血、榨干了

汗,最后被日寇扔进了“万人坑”。据不完全统计,日寇霸占的八年间,被杀害的大同矿工达六万多人。这期间,日寇从大同煤矿掠夺了一千四百多万吨煤。就是说,它每掠夺一千万吨煤,就给我们留下四具死难阶级弟兄的尸体。

但是,大同煤矿工人并没有被三大敌人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多次组织起来,进行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

今天,我们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美帝、苏修正勾结各国反动派,到处扩张侵略,妄图重演“万人坑”的悲剧。国内失败的阶级还在挣扎,企图复辟。因此,我们不能忘记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社会,不能忘记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罪恶,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血泪斑斑的大同煤矿“万人坑”。那里埋藏着我国煤矿工人的多少血和泪,仇和恨!只有不忘阶级苦,才能时刻想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民还没有解放;只有牢记血泪仇,才能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是为穷人谋解放的!

让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进行思想教育和路线教育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为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

# 目 录

## 血泪的控诉

——双目失明的老矿工赵劳柱痛说家史……………(1)

## 血债要用血来还

——记“万人坑”里死难矿工袁廷宣的悲惨遭遇……………(13)

## 一封红色家信

——老矿工崔子财给孙女痛说家史……………(21)

## 牢记阶级苦,永远干革命

——老矿工孙有仔永不忘本干革命……………(32)

## 幸福不忘昔日苦

——记老矿工钱奎宝的家史……………(44)

## 深仇大恨记心间,继续革命永向前

——记老矿工郭四龙的家史……………(56)

## 忆苦思甜不忘本

——老矿工王福田给革命师生讲家史……………(68)

## 笔笔血债记仇冤

——老矿工王殿林痛说家史……………(82)

## 血泪的控诉

——双目失明的老矿工赵劳柱痛说家史

我今年五十八岁，山西省左云县秦家山村人。一提起旧社会，愤怒的火焰燃烧在胸膛，我要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吃人的旧社会，地主逼死了我的爷爷；日本鬼子、汉奸、把头害死了我的爹爹、妈妈；妹妹被活活饿死；姐姐和弟弟被迫卖给了人家。我两岁那年，得了眼病，那时家里连锅都揭不开，哪儿还有钱治病？结果，疼了三天三夜，两眼就瞎了。

### 含悲愤一家七口遭离散

我家三辈受穷，房无一间，地没一垅。爷爷从小就给黄家地主放羊，受尽折磨，当牛做马五十年，最后，被地主吸干了血、榨干了汗，死在破庙里。

爷爷死后，爹又被逼去给姓袁的地主当小长工。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天下的地主心肠一样狠毒。爹受尽了袁家地主辱骂和鞭打，累得死去活来。一年冬天，爹顶着风雪，身上披着麻袋片去给地主拾粪，十个手指冻得青紫棒硬，回到地主家里，齐齐掉了三个指头。爹忍受不了地主的压

迫和剥削，带着一家大小离开家乡，来到大同煤矿，下窑背炭。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逃出了狼窝，又进入虎口。当时，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没明没夜地给窑主（矿山资本家）干活，还是连一顿饭也吃不饱。沉重的毛炭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饥寒交迫的生活折磨得他骨瘦如柴。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爹因饥饿、劳累过度，口吐鲜血，摔倒在地，从此就卧床不起了。

爹病倒后，家里的生活就更苦了。为了给爹治病，妈忍痛把十岁的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把卖姐姐换回的一斗谷子，磨成糠面，勉强胡弄过了五、六天。眼看爹的病治不好，一家人活不下去了，没有别的出路，妈只好瞒着爹，打算把两岁的弟弟卖掉。

就在这年除夕，妈叫我把邻居王大爷请来，她低声抽泣地说：“王大叔，孩子他爹不行了，孩子们也快饿死了。瞒着他爹，请你给二孩子寻个主吧。”我一听妈要卖小弟弟，心里一阵悲愤，便摸到妈跟前，使劲摇着妈的手臂说：“妈妈，妈妈，你不要卖小弟弟，不要卖小弟弟。你把我卖了吧！”妈把我的手攥住，抚摸着我的头，泪水簌簌地落在我的脸上。王大爷也没有办法，怜惜地对我说：“孩子，可怜的孩子，你眼睛瞎了，你娘怎忍心卖你呢？再说，人家也不会要你呀！”听了王大爷的话，我幼小的心象火烧火燎一样。为什么有钱人过年吃喝玩乐，我们穷人家过年卖儿卖女？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没钱给爹治病？为什么我的双眼瞎了？我只是拚命地揉着双眼，想再看看可怜的弟弟，看看受折磨的母亲，看看重病在床的爹爹，看看那个万恶的旧世界。然而，周围还是漆黑一团，一丝光明都没有！

第二天，王大爷带着要买小孩的人到我家，以一斗小米和

半个土布(大约七、八尺)的代价,把小弟弟抱走了。当时,妈哭成个泪人,想给小弟弟吃最后一口奶,可是,妈妈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哪有什么奶!穷人的血早被地主老财吸干了。只听见“哇”地一声哭,小弟弟被抱走了。我顺着小弟弟的哭声猛扑出去,放在门外的讨饭用的破篮子把我绊倒。我只是一个劲地哭喊,泪水把落在我脸上的鹅毛雪融化了。当我清醒过来时,弟弟的哭声没有了,只听到有钱人家的鞭炮声和妈妈的哭泣声。

卖掉了姐姐和弟弟,还是治不好爹的病,一家人依然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着。妈只好带着我出去要饭。

一天,妈对妹妹说:“翠云子,妈和你哥哥出去要饭,你照顾着爹,多给他喝水。”说完一手提着要饭篮,一手拉着我的探路棍就走了。我们娘儿俩走呀走,整整走了一天,没有要到一口剩饭。

乌云滚滚,夜幕沉沉。我和妈到刘家窑,经过一家姓王的地主家门口,没等我们走近,就从院子里冲出两条恶狗,把妈撞倒。我赶忙摸着去搀扶妈,就在这个时候,恶狗猛扑上来,把我的左臂咬了一口。多亏众乡亲们赶来帮忙,搥恶狗驱散,又把我的伤口包好,扶起我妈。这时,巨雷轰鸣,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我们母子俩不得不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

我们刚走出村子几里地,瓢泼大雨就噼哩啪啦地下起来了,我们被淋得全身没一块干的,只好躲在谷子地里避避雨,等着天亮。饿得不行了,就摘些没有成熟的青谷子充饥。我的衣服本来就够破烂的了,被恶狗一撕,上身只剩下几条湿淋淋的碎片。饥饿、寒冷、疼痛、仇恨汇集胸中,我满腔悲愤,抬头张望,四周黑黢黢的,什么也见不着,只听到那震耳欲聋的

雷声好象要把整个旧世界轰碎似的。

我们盼啊，熬啊！等到天亮，一跛一拐地走到家门前。妈推不开门，就喊：“翠云，开门，给妈开门。”屋里静悄悄的。我也叫了好一会，还是没人开门。妈焦急了，使劲地把破板门推开，一进门就“哇”地一声哭开了：“翠云子啊，你死得好惨啊！”我一听妹妹饿死了，就赶忙摸到爹跟前。一摸爹浑身冰凉。我哭着喊：“妈，妈，爹爹也死了！”我们娘儿俩趴在爹爹和妹妹身上哭成一团。妈由于万分悲愤，昏了过去。这时，我急得快疯了。叫爹，爹死了；喊妈，妈不应；想睁开眼睛看看，什么也瞧不见！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妈苏醒过来了，把爹和妹妹的尸体抬到山沟里埋了。我和妈悲痛万分，久久没有离开坟地。为什么爷爷死了？为什么爹爹死了？为什么妹妹死了？为什么姐姐和弟弟被卖掉？为什么？为什么？我恨呀！我恨透了这个吃人的旧社会！恨透了压迫我们贫苦人民的地主阶级！

### 记仇冤妈死孤儿受煎熬

我们这个七口之家，只剩下妈和我两个人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妈只好收拾起破烂，领着我餐风饮雨，沿街乞讨，整整熬过了四个年头。那四年，妈被摧残得不象人样，饿得再也爬不起来了。那年冬天，妈又得了重病。一天，妈把我叫到她的身旁，用她那干枯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说：“孩子……妈……妈不行了……”停了一会儿，妈满眶泪水悲痛地说：“孩子，妈……不是忍心离开你，是这世道逼得妈活不下去了……孩子，我们一家七口人，眼看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要记

住，你爷爷、你爹和你妹妹是怎样死的，你姐姐、弟弟是怎样被卖掉的，这深仇大恨可要报啊！……”这时，我的泪水唰唰往下流，一头扑到妈妈身上，边哭边喊：“妈，您不能死呀！您不能死呀！您死了，叫我这个瞎眼的孩子怎么过日子呀！妈妈……”

妈妈死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光着脚四处流浪。冬天，脚冻坏了，走在雪地里一步一个血印；到了夏天，冻疮还好不了，成群的苍蝇围着转，生满了蛆虫。

一天，路过恶霸地主张三宝家门口，他家的狗崽子放出一群恶狗向我扑来，把我咬得鲜血淋漓，他却哈哈大笑。新仇旧恨一齐涌上我的心头：“狗东西，你爹横行霸道，你也欺人太甚，老子跟你拚了！”我一棍子劈过去，打得那个崽子嗷嗷直叫。这时，恶霸地主闻声出来，立即吆喝几个打手，张牙舞爪



地向我扑来。可怜我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孩子，怎能斗得过这群恶狗呢？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昏倒在地。

在昏迷中，我听见乡亲们跟地主评理：“张三宝，你的心太狠毒了！你的崽子放狗把这个瞎眼孤儿咬成这样，你还下毒手想把他打死！”狗地主见势不对，灰溜溜地跑掉了。

天下穷人心连心，阶级感情似海深！贫农王大娘把我背回家，给我洗去身上的血迹，乡亲们还给我弄来些草药敷在伤口上。我的衣服本来就够破烂的了，被这群疯狗一咬，更撕得不成样子。好心的王大娘把我的衣服洗了又洗，缝了又缝，这一针一线，串连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

王大娘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我怎么能再连累她呢？伤势稍为好转，我便含着感激的眼泪，离开了王大娘和乡亲们，继续过着流浪漂泊的讨乞生活。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走过多少村，路过多少门。一天，我来到七年前姐姐被卖的地方——马脊梁，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姐姐。亲人相见，悲喜交集，姐弟抱头痛哭，泪水湿透了衣襟，辛酸的往事涌上心头。姐姐焦急地问我：“爹呢？”“爹死了。”“妹妹呢？”“妹妹死了。”“弟弟呢？”“卖了。”“妈妈呢？”“妈妈也死了！”“妈——”姐姐哭得伤心极了！死的死了，卖的卖了，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其实，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家破人亡的何止我们一家？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哪！

姐夫是个背炭工人，因为在井下砸断了腿，被窑主一脚踢出了门，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怎能再增添人口呢？为了生活，我跟姐姐说：“你们的苦日子也够熬的了，还是让我也去背炭吧。”开始，姐姐和姐夫都怕我年幼眼瞎背炭出事故，不让

我去。但是，不下煤窑背炭，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九二八年，也就是我十六岁那年，在老矿工陈大叔的帮助下，我开始下窑背炭。

### 当牛马瞎眼童工下煤窑

旧社会的煤矿是个人间地狱，矿工牛马不如。每天鸡叫头遍下井，顶着月亮收工。在低矮、潮湿、煤尘弥漫、毫无安全设备的小煤窑里，在窑主和狗腿子的皮鞭下，矿工们手刨煤，人背煤，每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

头几天，因为巷道不熟，陈大叔用绳子领着我走。后来，我自个儿也行了。在那又狭又陡的巷道里，我这瞎眼的孩子，摸着进去，爬着出来，每天背十三趟炭，每趟背一百好几十斤，



还要爬三、四百个阶梯，跌跌撞撞，经常碰得头破血流。那真是一根头发顶着一滴汗珠哇！

有一回，我背了一百一、二十斤炭，狗把头硬说我只背了八十斤。我实在憋不住了，把炭摔在地上，冲着他说：“你也睁开眼睛看看，不要欺人太甚了！”这个狗东西恼羞成怒，没等我说完，就边骂边举起鞭子朝我打来，多亏陈大叔和穷哥们赶来，才把他挡了回去。正是：“一面是资本家的黄金万贯，一面是童工们的血泪斑斑！”有多少矿工死在资本家、窑主和狗腿子的皮鞭下，有多少矿工被折磨死在煤窑里！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霸占了大同煤矿。它们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疯狂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在矿区残暴地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拿着刺刀、皮鞭监工，强迫矿工拚死拚活地出煤。为了镇压矿工们的反抗，他们不仅派出大批日本宪兵驻扎各矿，而且还搜罗了一帮地痞、流氓、汉奸组成什么矿警队、督察队、密探队等等，对工人进行残酷的统治和镇压。当时矿工们悲愤地说：“矿工头顶十八层天，下井就到鬼门关，鬼子、把头活阎王，矿工人命不值半文钱！”

窑主勾结日本鬼子，对广大矿工除了进行野蛮的政治压迫、人身摧残外，还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他们巧立名目，任意搜刮矿工的血汗。有一个月，我累死累活地干，在结账的时候，没给我几个钱。“怎么，我当牛做马干了一个月，就这么几个钱？！”那个狗东西说，“你也算算，扣了你的割账钱、红炭钱、冬至钱、敲镢头钱、灯油钱、对火钱……”“什么？我这个常年下窑不点灯的瞎子，也要扣灯油钱、对火钱？！”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鬼子、窑主、把头、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残酷，灯油钱、对火钱整整扣了我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哪！

在日本帝国主义、窑主和封建把头的压榨下，矿工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吃的是用发霉的高粱、黑豆、树叶、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喝的是井下的脏水；身上裹的是破麻袋片、水泥袋和包装布；住的是破窑洞和“身铺石板头枕炭，四面透风顶露天”的破工棚。就这样，多少矿工遭受着人间最残酷、最野蛮的压榨后，含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间。“昔日矿山悲歌多，矿工血泪染山河；只见煤车天天走，哪见矿工几个活！”这就是旧社会矿山的真实写照！

一次，我正在井下背炭，忽然听得轰隆一声，一块大炭塌落下来，砸得我满脸是血，顿时昏了过去。窑主和把头那些狗东西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卖命了，借口给我治伤，偷偷地把我扔进了“万人坑”！

同志们，你们可曾知道，旧社会的矿工经受过多少苦难？！你们可曾见过，那堆满我们无数死难矿工尸体的血泪斑斑的“万人坑”？！

当我在“万人坑”里苏醒过来时，耳边是阴风阵阵，身边是白骨累累，周围是老鼠和狼狗。我愤恨极了，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拾起石头驱散老鼠，但驱散不了狼狗，它们张牙舞爪好凶狂啊！幸亏被陈大叔他们发现，才把我从“万人坑”里抬了上来。后来，他们又想方设法弄来草药给我治伤，叫我好好养伤休息。

一九四五年，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没想到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阎锡山匪军又来了，穷人还得受苦受难。

一九四七年秋天，狗窑主为了讨好阎匪军，硬逼着我们给

他们送“官炭”。经常把我们穷哥们打得皮开肉绽。

有一天，我正给他们背炭，一个匪兵挡住了道，我看不见撞了他，这家伙就一脚把我踢倒。我气极了：“我看不见，你也瞎了吗？”他抡起皮带劈头盖脑地抽我。穷哥们愤怒万分，拥上来你一拳我一脚，当时就把这个家伙揍死了。这时候，陈大叔对大伙说：“弟兄们，我们受够了日寇、窑主、把头、汉奸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不能再这样当牛马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们卖命了，走！叫他们自己去挖炭吧！”陈大叔领着一些穷哥投奔八路军去了……

## 得解放翻身全靠毛主席

光明驱散了黑暗，红太阳照亮了苦难深重的矿山。我们天天盼，夜夜盼的日子终于盼来了！毛主席派来的队伍把我们从小火坑里解放出来了！那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放开嗓子高声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斗倒了窑主，废除了封建把头制。从此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我终于明白了，在旧社会，为什么我们穷人到处受剥削、压迫、遭残害？为什么我的爷爷、父亲、母亲、妹妹被害死，姐姐和弟弟被逼卖给别人，家破人亡？为什么我差一点被日本鬼子杀害在“万人坑”里？就是因为罪恶的剥削制度束缚着我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今天，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翻身解放，才使我这个旧社会的奴隶，做了矿山的主人。

一天，一位党的领导同志找我，亲切地对我说：“赵劳柱同

志，”一听这个称呼，我心里热呼呼的。在旧社会，谁能把我这个瞎眼孤儿放在眼里呢？还不是象路旁的野草一样被人随意践踏！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穷人翻身了。我颤抖着双手，感动地握住领导同志的手。“赵劳柱同志，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在旧社会，你背了二十多年煤，受尽了百般欺凌、迫害；今天解放了，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毛主席关心咱工人，现在决定把你送进养老院，欢度晚年。”我听了这个喜讯，激动得热泪盈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声地喊：“毛主席万岁！”

进养老院后，我时时想，如今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有主人翁感，应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双目失明心里亮，戴着毛主席像章暖心房，捧起毛主席的书浑身有力量。我多么渴望睁开眼睛来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劳动人民写的书啊！可是，罪恶的旧社会夺走了我的双眼，我只好请同志们念给我听。每当同志们给我念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的时候，我总是十分用心地听，认真地理解。平时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我牢记这一伟大教导，多年来，从不间断地给同志们讲家史，以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教育青年永远不忘本，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我把这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机会，当成我的神圣职责。几年来，我多次被推选出席了矿务局和大同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信任和鼓舞！

解放二十一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打心眼儿感到新社会的甜，毛主席的亲。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却狂犬吠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

想，胡说什么：“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呸！这完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老财说的话。剥削给我们工人、农民带来的是苦难，是家破人亡。我们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和万恶的剥削制度。刘少奇一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穿的是一条裤子，唱的是一个调子，坐的是一条凳子，他们是我们的死敌。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今天，侵略成性的美国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相互勾结，到处扩张侵略，杀害劳动人民，继续制造许许多多新的“万人坑”，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坚决支持世界革命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而奋斗！

## 血债要用血来还

——记“万人坑”里死难矿工袁廷宣的悲惨遭遇

在大同煤矿阶级教育馆里，陈列着五张工票、一个灯牌、两个铁盒、六根红头火柴，这就是大同煤矿“万人坑”里死难矿工袁廷宣在万恶的旧社会含泪茹血一生所留下来的全部“遗产”，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国人民千万笔血债的历史见证！

### 两次被抓

袁廷宣家住江苏省徐州市子房西巷。祖辈都是穷苦人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难生活。一九三九年，日寇侵占徐州后，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袁廷宣家里的人都跑到乡下去。他为了一家的生活，还没有离开徐州。

有一天，袁廷宣正在干活，突然闯进来几个鬼子兵，连打带骂地要抓他。袁廷宣拼命挣扎，和鬼子进行搏斗，最后寡不敌众，被鬼子毒打了一顿，用五花大绑抓走了。袁廷宣不甘心给日寇当牛做马，当晚便串连了几个阶级弟兄，乘鬼子兵打盹儿时敲死门岗逃跑，可惜没有成功。日本鬼子兽性大发，把他

们关在一间房子里，外面架上干柴，浇上汽油，要把他们活活烧死。

袁廷宣和被抓来的阶级弟兄，对日寇的法西斯暴行愤恨极了，他们说，不能让鬼子活活烧死，要和敌人拚到底！他们用砖头、木棒砸开大门，冒着鬼子的子弹，从烟雾弥漫的大火中冲了出来。

一九四〇年，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疯狂地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残酷地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鬼子用抓、骗等手段，从全国各地抓骗了数以万计的贫苦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成批成批地拉到大同煤矿去做工。这年一月，袁廷宣刚从日寇的虎口里逃出来，又落入了日寇的魔爪。他和一起被抓来的穷哥们，在鬼子的刺刀下被逼着押上闷罐车。

袁廷宣的妻子闻讯带着三个孩子从乡下赶来，她看到袁廷宣被赶着正要上车，便喊叫：“孩子他爹……”端着刺刀的鬼子兵，便把她一脚踢开。袁廷宣悲愤地回过头来，看了亲人一眼。

“爸爸……爸爸……你不能走……”

“爸爸……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

十岁的大女儿和七岁的二女儿哭喊着从地上爬起来，向车门冲去。豺狼成性的日寇又把孩子们踢倒。

袁廷宣满腔仇恨，看到眼前的情景，放开嗓门对亲人说：“要活下去，要报仇！”车门被关死又被锁住了。汽笛尖叫一声，闷罐车开走了，袁廷宣攥紧拳头，被迫含泪离开了亲人！

## 仇满“万人坑”

袁廷宣被鬼子抓到了大同煤矿。他心里非常明白，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们，一定要受饥挨冻遭凌辱，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日寇的魔爪中，他连自己也养活不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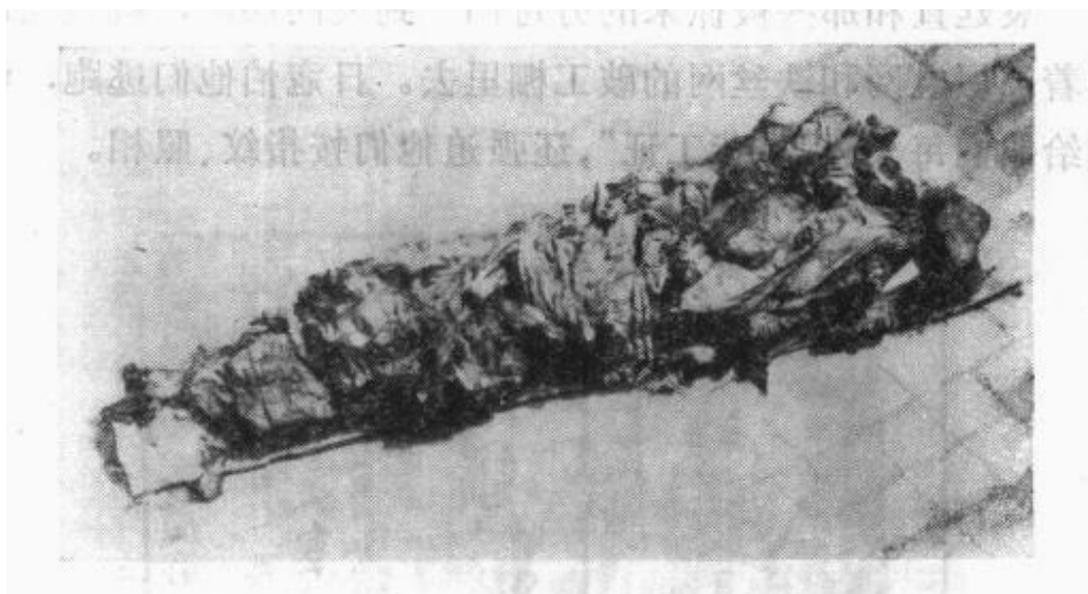
袁廷宣和那些被抓来的穷哥们一到大同煤矿，就被关进围着三层电网和铁丝网的破工棚里去。日寇怕他们逃跑，就发给他们每人一张“劳工证”，还强迫他们按指纹、照相。



每天天不亮，狗腿子把头就把工人们赶起来。上工时，小把头在前面领路，中间是跟班工头，两旁是端着刺刀的日寇和矿警，后面还跟着鬼子兵。下井后，交给监工，其他人都回去了。下工时也是一样，工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工人们每天从早到晚要干十三、四小时的活，要挖三车煤炭，而每天的工钱，却只占自己劳动价值的 0.615%，就是连这么一点少得可怜的工钱，也不能完全拿到手，克扣项目，多如牛毛，什么“供济金”、“铺底金”、“福利储金”等等，就是按个手印，也要交什

么“指纹料钱”。

在日寇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下，袁廷宣被抓到大同煤矿还不到一年，就被折磨得病倒了。鬼子看到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便以“治病”为名，把他活活地扔进了“万人坑”。



(从“万人坑”里发现的袁廷宣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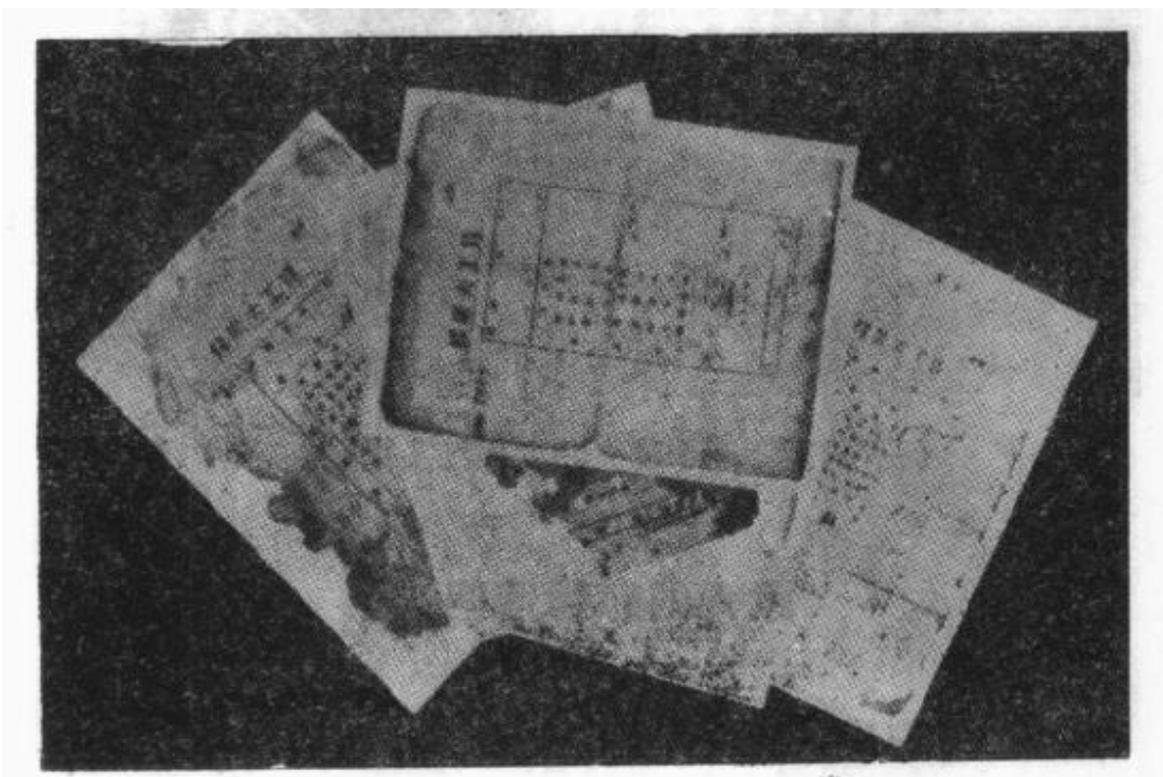
万人坑啊，仇无边，  
白骨累累，血泪斑斑！  
你记载着中华民族的苦难，  
你诉说着工人阶级的仇冤，  
你那无比的仇恨燃烧起了复仇的怒火，  
你那悲愤的呼声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

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我国的煤矿工人经历了多少苦难！他们的血被吸干、汗流尽，

最后被活活地扔到荒郊、野外或河滩、废煤窑里去，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万人坑”！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大同煤矿二十多个“万人坑”，埋藏着我国煤矿工人的多少血和泪，仇和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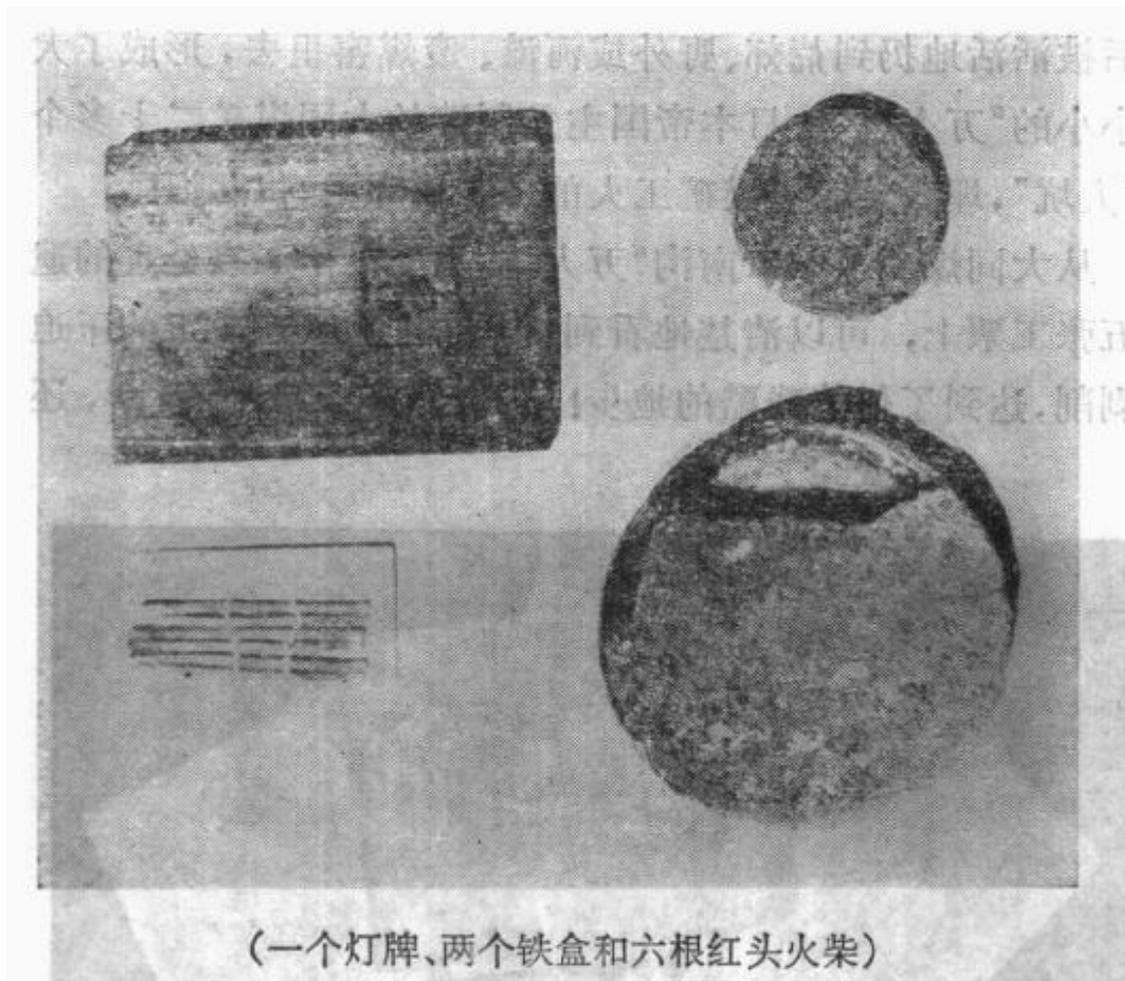
从大同煤矿煤峪口南沟“万人坑”里死难矿工袁廷宣的遗物五张工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矿工的压迫和剥削，达到了何等残酷的地步！工人们腰压弯，筋骨断，还



(五张工票)

是填不满鬼子的血口，装不饱资本家的腰包，最后两手空空含恨离开了那座人间地狱。袁廷宣当牛做马一生，死后他的全部家当，只是一个灯牌、两个铁盒和六根红头火柴。

阶级压迫重，民族仇恨深。广大煤矿工人在旧社会的苦海里熬呀，在黑夜里盼呀，盼望着拨开乌云见太阳，盼望着翻身得解放！



## 家人的悲惨遭遇

袁廷宣被日寇抓走后，他的妻子拉扯着三个孩子，靠给人家缝补、浆洗衣服过活，碰到有活做，一家四口还能勉强糊口，碰到没有活，就只好挨饿。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一个妇女又怎么能养活一家四口呢？为了生活，她把两个女孩子送进一家烟厂当童工。

两个女孩子每天天不亮进工厂，月亮老高老高才回家，干着和成年人一样劳累的活，却只能拿到成年人四分之一的工钱；还要经常遭受监工的拳打、鞭抽和百般虐待，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是，也播下了复仇的种子。

有一次，七岁的小女儿由于疲劳过度，在干活时睡着了。正好碰到监工来查工，姐妹们没来得及喊醒她。监工用鞭子把她打醒，当她明白了一切时，她愤然抓起一把烟末向那个狠毒的监工脸上撒去。监工要毒打她，姐妹们给挡了回去。从此她被开除了。小女儿回到家里，一头扎在妈妈怀里，放声痛哭：“妈，狗腿子们打我，把我给开除了！妈妈，我再也不进那个烟厂了。”袁廷宣的妻子怜爱地抚摸着女儿的头，替她擦干眼泪说：“二妮子，日本强盗逼得咱家破人亡，狗监工又不把咱当人看待，咱要活下去，总有一天要报仇！”

这时，不满三岁的小女儿也哭喊着：“妈妈，我饿……我饿呀！”

生活的困苦，孩子们的哭声象刀子一样刺痛着袁廷宣妻子的心。夜深了，孩子们都睡着了，无数辛酸的往事涌上心头：“孩子他爹，你在什么地方？怎么连一封信也不往家里捎？你知道不知道大妮、二妮在工厂挨打受欺凌，小妮哭着要饭吃？你现在到哪儿去了，你到哪里去了呢？”

## 血 泪 控 诉

抗日战争的烽火，烧死了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牛；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败了日寇，消灭了蒋匪帮，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袁廷宣的家乡。

袁廷宣妻子的一家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翻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日夜等待着袁廷宣的信息，盼望着他回家团圆。她把头发都盼白了。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袁廷宣早

就被日本鬼子扔进了“万人坑”！

根据袁廷宣遗体上保存下来的证件，大同煤矿与他的家属取得了联系。当袁老大娘知道袁廷宣身遭惨死时，万分愤慨。她怀着对旧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袁老大娘说：“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日本鬼子逼得我家破人亡，逼得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流离失所，真是血债累累，罪行滔天！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咱们打败日本鬼子，消灭蒋匪帮，还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扔进‘万人坑’啊！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我们往旧社会拉，让我们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真是痴心妄想！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今天，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因此，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忘记旧社会，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所欠下的血债，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我们要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把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斗争进行到底！

# 一封红色家信

——老矿工崔子财给孙女痛说家史

小妮子：

几个月前，你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你的路子走得对，我打心眼里高兴。

前几天，你给家里写来了一封信，说农村生活艰苦，不习惯，准备回家住一段时间。这件事使我整整两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目前，农村的生活，比起城市来，是艰苦一些，但是，小妮子啊，你可别忘记，你是咱们工人阶级的后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路子可不能走错呀！你到农村去，决不是去享受的。首先应该老老实实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美好的新农村。

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对旧社会是不了解的，对我们劳动人民的过去是不了解的，因此，体会不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啊！这也说明以前我对你的教育很不够，向你做检讨。我虽然不大会写字，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为了使你能了解咱们家的过去，了解咱们工人阶级的过去，激发出深厚的无

产阶级感情，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回头，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给你写了这封信。

## 我的三个名字

我有三个名字。一个叫刘小三，一个叫崔崑山，一个就是现在的名字——崔子财。为什么有三个名字呢？我得从头说起……

我小时候，不姓崔，而是姓刘，兄弟排行第三，家里人叫我刘小三。老家在河南省滑县城东。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那时候，咱们穷人家的生活苦得很哪，吞糠咽菜，还是装不满肚子，没办法，七岁的大哥和五岁的二哥先后离开家乡，四处漂泊流浪。爹娘看到自己连亲生的骨肉也养活不了，心里又悲伤又气愤。

我刚满三岁的时候，成天挨饿受冻，骨瘦如柴，经常连站都站不稳。眼看着我快活不成了，爹娘不忍心眼巴巴地看着我被饿死，便以三串钱和几个窝窝头的代价，把我卖给了一家姓崔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亲生爹娘的面，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音讯。

崔家也是个穷苦人家。老两口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闺女，虽然有几亩薄地，但那时候，世道黑暗，再加上河南三年两头闹灾荒，庄稼往往是颗粒不收。一家人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

我到崔家后，被他们收留做儿子，改名崔崑山。从此我就有了第二个名字。

崔家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日子更不好过，加上老两口积劳

成疾，经常卧床不起，没两年，几亩薄地也卖光了。只好每天用槐树叶、棉花籽掺上糠皮做成的混合面窝窝头来充饥。天长日久，大便都拉不下来。

我六岁那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开始下地拾柴禾。冬天，穿一条没有裆的破裤子，没有鞋穿就用一块破布片包住脚，冻得手脚裂开一道一道血口子，回到家里，疼得直钻心。

几年后，姓崔的姐姐出嫁了。我十五岁那年，崔家父母也因劳累过度，得了重病没钱医治先后死了。这时候，全家剩下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只好挨门挨户去讨饭。十八岁那年，我就开始给地主扛长工，成年累月，面对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到头来还是挨饥受寒。有时稍为怠慢，就得受狗地主的一顿饱打。不知挨过多少次皮鞭，饿过多少个夜晚，流过多少回辛酸的眼泪！这样整整干了十一个年头。

十一年辛酸十一年泪，十一年的长工生活苦水倒不尽。我每天早出晚归，累死累活。农忙季节，我们当长工的更是累断了腰骨，压肿了肩膀。白天割麦，晚上打场，根本就没有什么白天和黑夜，如果生了病，那就更是苦上加苦。有一次我累病了，狗地主不仅不给医治，连饭也不给吃。我躺在草堆里，没水喝没饭吃。熬呀熬，硬是把病熬好了。从那以后，我便搬出了地主的长工屋，住在自己家的破屋里。我想，要死也得和穷乡亲们死在一起。从地主家搬出来不久，我就和邻居的一个穷人的女儿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就是你的爹。

一九三七年，就是日本鬼子侵入我国的那一年，也是河南省连续遭受灾害的第三个年头。干火烧地，草木不长。狗地主把长工一个一个地踢出门去，还逼着农民交地租。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没有别的出路，我只好把女儿卖给了人家，带着你

爹跑到河南焦作煤矿。

可是，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焦作煤矿已经停工，我们又只好在焦作讨饭。后来，在一起逃荒来的穷哥们的帮助下，我买了一担水桶，爷儿俩以卖水为生。辛辛苦苦卖一天水，好生意才能挣几分、一角的，买半斤小米糊口，碰到没人买水，就只好挨饿。

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的“招工队”来到焦作煤矿，连抓带逼，把许多逃荒老乡都赶上了闷罐车。我和你爹也被逼上了车，被拉到大同煤矿。这一年，你爹才八岁。

那时候，我坐在黑古隆冬的闷罐车里，思绪起伏，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我想：“我这个活了半辈子的人，为什么总是这么穷，不管走到哪里，总是受饥挨冻遭折磨？这是命中注定的吗？我崔崑山为什么这样命苦呢？”一想起自己的名字，就联想起名字上都压着一个“山”。“莫非是我的名字里的三座‘山’把我压得翻不了身，一辈子穷吧？应该改了它。改了名字也许就不穷了。”所以，我一到大同煤矿劳务系登记的时候，就请人帮忙，另选一个名字，叫“崔子财”，从那时起，我就当了矿工。

## 两次差点丧命

我的名字是改了，但生活却更悲惨了。就在改名字后不久，我两次都差一点把生命丧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那时候，我们煤矿工人受尽窑主、把头、鬼子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天，我们下窑手提小油灯，在又长又黑又狭的巷道里，摸着进去，爬着出来。手刨煤，人背煤。我们每天从早到晚被逼得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整整

干了四个月，鬼子还不让我们休息一天。非人的生活、沉重的苦役把我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不久就病倒了。

我病了，孩子就更苦了。我不能下井干活，拿不到工钱，孩子就得挨饿。我们爷儿俩整天泡在泪水里。到了寒冬腊月，孩子光着脚板到外边要饭，两只脚冻成黑紫色，两只手成了两根硬棍棍，嘴巴也冻僵了，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躺在炕上，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受煎熬，心里又难过又悲愤。我想，名字不好已经改过来了，但为什么还是这么苦呢？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根本不是什么名字不好，而是“世道不好”。

天渐渐地冷了。过了农历冬至，山西雁北地区，就滴水成冰了。那时候，我们矿工哪有什么房屋住，一百好几十号人都住在破烂的大工棚里。工棚里的每个角落都是湿漉漉的，一烧火，炕上的水汽直冒，烟雾腾腾，连气都透不过来，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旧社会我们穷苦人种田的没粮吃，背煤的没煤烧。鬼子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冬天也不给煤烧。我们只好自己捡些枯树枝和碎炭来烧，靠这些一天能烧得了多长时间呢？怎么能抗得住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呢？每天，火一灭，房顶上的水汽立刻冻成冰凌柱，我们睡在工棚里，就好象睡在冰窟里一样。有一次，我们把拾来的煤添在炉子里，想暖暖地睡上一夜，但由于鬼子不给我们装烟筒，结果发生了煤气中毒，工棚里三十八个人有三十六个被熏死了过去。我经过那次煤烟一熏，病更重了，有时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一睡就是两三天，还经常咳嗽，口里的粘痰吐出来用手一拉就有二、三尺长。

我病成这样子，日寇不但不给医治，反而说我得了“传染病”，命令几个狗腿子把我拖进了半山腰的“隔离所”。所谓

“隔离所”，有的是已经开采完的废煤窑，有的是一排排的破窑洞。矿工们被拖进去后，没水喝，没饭吃，没药治，屎尿全拉在里边，老鼠成群，臭虫成堆。每人一天只给四两霉面面条。这简直是逼着我们早死。每天，“拉尸队”都要从这里往外拉人，被拉出去的，大多数都还没有断气。所以，那时候大同矿区的荒郊野外，河滩山沟，到处都流着死难矿工的血，堆着死难矿工的尸体。从河南被抓、逼来的八百四十多人，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到十一月，就被日寇害死了四百二十多人。那个惨景，真是目不忍睹啊！

那个时候，我们都叫“隔离所”为“阎王洞”，并气愤地说道：

日寇制造“阎王洞”，  
鬼子把头活阎王，  
穷苦人民受残害，  
笔笔血债记心间。

我被拖进“阎王洞”那天，就亲眼看见有两名阶级弟兄被“拉尸队”拉走，其中有一个还活着，就被活活地折磨死去。我一个人躺在那里，虽然病重，可心里明白，如果再这样呆下去，不是病死，就是象刚才那个活着被拖走的人一样，活活被折磨死，干脆设法逃出这个鬼地方。在一个黑暗的夜晚，我挣扎着慢慢地爬出了“阎王洞”。怕被鬼子发现，不敢回工棚，只好在外边流浪。就这样，蓝天当被，大地作床，餐风饮雨苦熬了一个多月，总算活了下来。

一九四〇年冬天，你爹得了重病，一躺就是几天。没吃的，更没有钱给他治病。一天，我强打起精神，想去找一个姓阎的把头借几角钱给你爹看病。那个姓阎的把头也是河南人，我当时想，凭老乡这一点，他总该不能推辞吧。可是那个姓阎的



一听我要向他借钱，先是一阵凶狠的狞笑，接着白眼一翻，脸上的横肉一个劲儿地抽动：“哼！穷小子，装病不上班还想来骗老子的钱？”我一听就满肚子火，顶了他两句：“我明明说的是向你借，怎么是要骗你的钱？”“不是骗，你借了凭什么还我？”这时我更气愤，我想，人穷志不穷，穷人应该穷得有骨气，于是我说了一句：“老子没有你几角钱，也能活下去！”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姓阎的把头。

从那时起，我就更恨鬼子、窑主、地主、把头。我想，世道固然坏，但是鬼子、窑主、地主、把头这群狗东西更坏，他们拚命剥削和压迫穷人，使世道越来越坏。

离开姓阎的把头，我抹干了眼泪，心一横，空着肚子，颤抖着双腿，向煤窑门走去，准备下井挖煤。冬天的严寒，窑里的风又那么大，冻得我浑身直发抖。我找了个破洋灰袋子，挖了三个窟窿，往身上一套，就走进巷道。病还没有好，肚子又饿，走了半个巷道，就晃荡晃荡直发昏。突然，脚一滑，我跌倒了，躺在煤车铁轨上昏了过去。“哗啦哗啦”一阵响，煤车的声音

把我惊醒过来，我睁眼一看，十来个煤车一个接一个地从上面往下冲。我挣扎了几次，没有爬起来，心想这次肯定完了。谁知道煤车在离我十来步远的地方落道了，接着一节节车东倒西歪地停住了。矿工们在扶车的时候才发现了我，都说：“好危险呀！”这就是我第二次差一点丧命。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不能下井干活了。那时你爹才九岁，趴在我身上哭着说：“爹，我也大啦，我来养活你。”他把一碗野菜端到我眼前一放，披了件烂单衣就下窑了，开始过那悲惨的童工生活。

## 永远不忘过去

东方红，太阳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我们穷苦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我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我认识到了，在旧社会，我们贫苦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不是因为命运苦，而是因为剥削阶级对我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在旧社会，我的生活苦，不是因为我的名字上压着三个“山”字，而是因为我们工人和贫下中农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我们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解放后，我的身体虽然还没有痊愈，但是我知道今天是为社会主义出煤，为革命出煤，在家里实在坐不住，就高高兴兴地走上煤炭生产第一线，下井参加生产。

解放的第一年，我缝了一件黑布面、白布里的棉衣，还买

了一顶新毡帽。穿上这新棉衣，我一个劲儿地摸后背。有人问我：“老崔，你为什么不住地摸后背？”我回答他们说：“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咱们赶走了日本强盗，推翻了蒋家王朝，今天咱们受苦人当家做主人，过上了幸福生活，我是心里高兴啊！穿上这新棉衣，背上热烘烘的，好象背着一炉火。”

二十一年来，我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苦。我对你爹说：“我真恨自己把半辈子都耗在旧社会，要是还年青的话，非干他个地动山摇不可。你现在正年青，可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不能忘本呀！”

一九五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领导上看到我的身体被旧社会折磨得留下许多疾病，好几次劝我退休。可我觉得，退休象个啥？自己对毛主席对党的贡献太少了，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不能退休！但领导和同志们还是劝我退休，为这事我暗地里流过好几次眼泪。有一次被你爹看见了，他也劝我说：“爹，不要难过，你的心思领导和同志们都知道，你的身体让旧社会摧残成这个样子，这是旧社会的罪恶，是三大敌人的罪恶。今天党和同志们照顾你，你就接受了吧。”

打那以后，我就退休了。我对你爹说：“孩子，爹把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铁锹把子交给你了，你可要把得紧，把得稳呀！”

## 重返生产前线

我人是退休了，但心没有退休。我的身体有病，但我的思想是红的是健康的。我主动地挑起了街道家属工作，宣传

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〇年三月，咱矿退休的老工人，遵照毛主席关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光辉指示，主动组织起了一个“老愚公”战斗队，迎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豪迈地重返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

我们这个战斗队的成员，都是身残、有病的退休老工人和因伤、病在家休息的工人，年龄六、七十岁的占百分之八十。

开始，我几次要求参加“老愚公”战斗队，但领导上看到我患有严重的肺病、胃病，没有批准。我便对领导同志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虽然人老体弱多病，但我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我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尽力气，为埋葬帝、修、反多出煤。我在家里一天也呆不住。”在我的坚决要求下，我光荣地参加了“老愚公”



战斗队，重返三大革命第一线。

我们每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老愚公”战斗队队员，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愚公移山的彻底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资产阶级思想斗，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没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就新开了小煤窑，自制的白灰供本矿建筑和修理房子用还有余，还修旧利废造出了不少生产急需的土设备、土机器，被评选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

现在，我们每一个老伙计正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做好工作，决心以更优异的成绩，迎接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到来，我们还要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添砖加瓦，不断努力，永远干革命。

小妮子，我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当我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天也大亮了，红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这时，我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小妮子，你千万不能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不能忘记劳动人民旧社会的苦和仇，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干一辈子，做工人阶级的好后代。

希望你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我们等待你从农村寄来的好消息。

爷爷 崔子财

一九七〇年十月

## 牢记阶级苦，永远干革命

——老矿工孙有仔永不忘本干革命

大同矿务局老工人孙有仔，马上就要到太原去参加山西省先进职工代表大会，和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代表们交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经验。他的心呀，象东海的波涛，汹涌澎湃，不能平静。是呀，从旧社会的“煤黑子”到今天全省的先进职工代表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孙有仔感激地抬起头来，久久地凝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这时，千言万语，表达不尽他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千歌万曲，唱不尽他对毛主席的无比忠诚。他两眼含着感动的热泪，旧社会他一家的悲惨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 地主的残酷剥削

孙有仔是山西省怀仁县河家堡赵庄村人，今年三十六岁。在旧社会，家里只有祖辈留传下来的半亩土地。多少年来，不论是旱灾、虫灾还是雹灾，一家人宁愿把裤腰带勒了又勒，也舍不得卖掉这半亩地。几代人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把这半亩地浇灌得黑油油的。

赵庄村有一个姓孙的地主，因为他无恶不作，吃穷人的肉，喝穷人的血养肥了自己，肚皮特别大，乡亲们都叫他孙大肚子。

孙大肚子对孙有仔家的半亩土地，早已垂涎三尺，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要把它吞为已有。

一九三〇年，天灾使孙有仔的半亩地颗粒没收，人祸（孙有仔的妈病了）更使他们揭不开锅。不能看着一家人活活饿死，孙有仔的爷爷不得已，咬紧牙关去向孙大肚子借了两斗高粱，答应第二年收成时本利一起还清。但是，就凭他家那半亩地，怎能还得起地主的债？又怎能养活得了这一家人呢？没有办法，爷爷只好带病答应给大肚子扛三年长工抵债。不到一年，爷爷就被地主的牛马活累病了。伯伯顶着爷爷去给大肚子家干活，一年后死在地主家的羊圈里。大肚子向孙有仔父亲逼债，父亲又顶着伯伯的名额，进了地主大院。

月复月，年复年，孙有仔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口吐鲜血病倒了，大肚子一脚把他踢出大门。这样，欠地主的债还是没法还清。眼看年关到来，父亲看着一家人面黄肌瘦，又跑到大肚子家，向他借了半斗高粱。大肚子很“痛快”地借给了高粱。可是，哪里想到，这半斗高粱隐藏着地主的多少阴谋鬼计，又包含着穷人的多少仇和恨呀！

一九三四年春节过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孙有仔出生刚刚满月的时候，有一天，孙大肚子带着两个狗腿子，气势汹汹地闯进孙有仔家。一进门，大肚子就劈头盖脑地问孙有仔的父亲：“欠我的十八斗半高粱打算什么时候还？眼下我需要粮食，赶快就还清！”“怎么有十八斗半呢？”父亲急着问。这时，只见孙大肚子从狗腿子手里接过账本，念起账目来：“民国十

九年孙连(孙有仔的爷爷)借我高粱两斗，民国二十年本利合四斗；民国二十一年本利是八斗；民国二十二年本利是十六斗。民国二十二年又借半斗，共欠高粱十六斗半；民国二十三年过两个月，算你利息二斗，一共高粱十八斗半，一粒不多，一粒也不能少。”

孙有仔的父亲不听大肚子的账单还好，一听就火冒三丈，那时他的病还没有好，在炕上躺着，听着听着他跳下炕对大肚子说：“大肚子，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狗东西。我爹借了你两斗高粱，当牛作马给你当长工，最后被你们的牛马活累病了；我哥又给你们干了一年，也惨死在你家的羊圈里。我们穷人的两条命，也顶不过你家的两斗高粱账？今天，你自己上门来逼着我们还债。那好，就先把你们欠我家的血债还清！”说着，一头向大肚子扎去。守在大肚子两旁的狗腿子，架住了孙有仔的父亲。当大肚子明白了是怎样一回事时，就气喘呼呼地说：“好小子，你造反了！好，老子把话说清楚，要嘛就等着抄你的家顶债，要嘛用半亩地顶债。”说完就扬长而去。

就这样，孙有仔家唯一的半亩地，被孙大肚子夺走了。

## 妈妈妹妹的惨死

孙有仔家的地被孙大肚子夺走后，他的父亲连气带病，大口大口地吐血，病越来越重。

炕头是病人在呻吟，炕尾是婴儿在哭叫。饥寒交迫，孙有仔的母亲既没法给病人治病，也没能够弄点吃的给孩子充饥，她被旧社会，被地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幸亏邻居们帮忙，才算度过了难关。

几个月后，正是春耕农忙季节，母亲背着孙有仔要到那块被孙大肚子夺走的地里去干活。她想，地明明是自家的，凭什么白白让孙大肚子夺去呢！那天正好大肚子带着狗腿子也在那里强迫长工干活。看到孙有仔的母亲下地，大肚子指使狗腿子把她痛打了一阵，要不是穷哥们的阻止，还不知要被打成什么样子呢！母亲怒视着那帮压榨穷人的狗东西，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她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只有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

阶级压迫重如山，穷苦人民遭摧残！地主阶级的剥削，使孙有仔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穷苦，很多时候，一连两天也吃不上一口粮食。父亲看到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养活不起，甚至还要连累她们，不得已就把孙有仔的母亲和妹妹卖给了上西庄一家姓李的地主。

赵庄村的地主压迫贫苦农民，上西庄的地主也一样地压迫贫苦农民。孙有仔的母亲和妹妹进了地主家后，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扫地、挑水、烧火、做饭，白天还得下地干活；晚上得给地主崽子们洗衣服。穷人的孩子根本就没有童年，妹妹当时只有四岁，也得受地主的百般虐待，受打、挨骂是家常事。这样，进地主家门还不到一年，小妹妹就被万恶的地主阶级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地主阶级又欠下了我们贫苦人民的一笔血债！

母亲抱着妹妹的尸体，呆呆地在破屋里坐了半夜。

屋外是凄风苦雨，远处是地主的酒肉笙歌，怀里是惨死的孩子，心里是万分的悲愤。孙有仔的母亲对着尸体自言自语地说：“孩子，妈对不起你，狗地主把我逼得活不下去了。妈和你一起去吧，要死咱俩死在一块。”说着，她吞下了毒药，满腔仇

恨地死在地主的草屋里。

母亲和妹妹惨死在地主院里。这时，在间断的雷鸣声中，从地主客厅里不时地传来酒肉笙歌的作乐声。地主阶级又吃掉了我们穷苦人民中的两个……

## 有压迫必有反抗

孙有仔的母亲和妹妹被卖掉后，家里就剩父子俩了。父亲有病，拚着命干活，还是养活不了一个儿子，只好饱一餐饿一餐地过。有时父亲出去干活，几天也不回家，孙有仔就只好自己出去要饭。饥饿的折磨，使八岁的孙有仔瘦得皮包骨头。他父亲看着直流泪说：“孩子，爹连你也养活不了。不是爹要把你卖掉，这世道逼得咱穷人实在是没法活呀！”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父亲把孙有仔背进怀仁城，准备把他卖掉。但是孙有仔瘦成那个样子，谁要买他呢？最后，以不如一只鸡的代价，卖给了大庙的庙主当佣人。

饥寒交迫的生活逼使孙有仔离开了父亲。当父亲把孙有仔交给庙主时，孙有仔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说，“爹爹，你不要走，我跟你回去……”父亲再也说不出话来，把他交给了庙主，转身就走了。

不少同志可能不知道“庙主”是什么东西。旧社会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更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贫苦人民，用封建迷信毒害人民，愚弄人民，勒索老百姓捐款捐粮修起了庙宇。庙宇有不少土地和财产（如山林、房产等），有钱有势的人就成了当地庙宇的庙主。庙主实际上就是地主，其剥削手段更毒辣。

庙主看到孙有仔要追他爹，把他一把抓住，捉进庙去，关上大门就是一阵痛打。

孙有仔被庙主毒打后反而不哭了。他把和父亲离别的悲，变成了对庙主、对造成他家破人亡的社会的恨。他瞪着眼睛，看着恶狠狠的庙主。当庙主按着孙有仔的头，强迫他下跪称“爹”时，他直挺挺地站着，死也不吭一声，被狠心的庙主打得皮开肉绽。偶然间，他看到那道貌岸然的观世音菩萨，坐在高厅里。他心想，人家都说观世音“救苦救难”，然而，今天我受苦受难，这个观世音为啥无动于衷呢？八岁的孙有仔开始怀恨起这个端然高坐的观世音来了。

在庙里，孙有仔一天没三顿饱饭，却有三顿饱打。每天一早就得起床给庙主烧水、扫地、倒夜壶，稍有怠慢，就得挨打。白天庙主还强迫他下地干活，稍不遂意，还得挨打。晚上在庙里，得把第二天烧的柴火劈好，少劈一点，还是要挨打。

过了几天，庙主又买来了另一个比孙有仔大几岁的男孩子。两个苦孩子相依为命，彼此都了解身世和遭遇。

有一天，庙主和那个大男孩进怀仁城买菜。这一天，孙有仔的舅舅来看他。有仔向舅舅打听父亲的情况，舅舅原原本本地告诉孙有仔。

原来，孙有仔的父亲把他卖进庙后，便咬着牙关，给本村的一个地主干活。那时，孙有仔的父亲本来就有病，再加上那牛马活的折磨，身体更衰弱了。有一天，他病得很厉害，地主还强迫他下地。还没走出村子，跌了一跤就死在路上了。

孙有仔听到父亲被地主折磨死的消息后，更加愤恨起地主来。有一次，孙有仔他们下地干活，看见庙主又进城去了，他们就在田头坐着聊天。一个和他们一起干活的雇农告诉他们

说：“这几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吴道沟煤窑一带活动。听说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我们穷人打鬼子、闹翻身的，跟咱穷哥们心连心，可亲热啦。”孙有仔他们听得入了神，一打听，吴道沟离这儿不过二十几里地。他们就悄悄地商量着逃跑出庙，投奔八路军去。

第二天天一亮，孙有仔和大男孩从小门溜出去，好象两只刚刚得到自由的小鸟似地跑呀跑，一口气就跑到吴家窑。他们刚刚坐下来休息，庙主就骑着自行车赶来把他们押回庙去了。

一进庙，庙主就叫人把他俩锁起来，不给饭吃。“不给饭吃就不吃，看你还能咋的？”他俩在黑古隆冬的小屋子里，商量着对付庙主的办法。

天一黑，庙主就叫人把他俩带来站着看他吃饭。等他吃饱喝足了，便命令他们把衣服全部脱下来，用竹板使劲打他们，只听见竹板的抽打声和庙主野兽般的咒骂声。他俩没哭一声，没吭一声。等庙主打得精疲力尽了，又叫人把他们锁进那间小屋子里去。

庙主的毒打，没有把他们吓倒，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庙主的仇恨。他们吸取了第一次逃跑失败的教训，约定第二次逃跑一定要选在夜间。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刮得一阵紧似一阵。孙有仔俩把预先准备好了的东西揣在怀里，轻轻地打开小门，飞快地走出庙。那天晚上，庙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象死狗一样，正躺在床上打鼾。孙有仔他俩走出庙，心里非常高兴。他们想，以后参加了八路军，消灭剥削制度，打倒地主、庙主，让穷苦人民过上好日子。

他们跑着，不时回头看看那压迫、剥削穷人，沾满劳动人民血汗的庙宇。

## 苦熬长夜盼天明

孙有仔两人跑到了吴道沟，一打听，八路军最近走了。他们没能参加八路军虽然感到有些失望，可也感到了逃脱庙主虐待的自由。他俩决定在吴道沟下煤窑。

一九四三年，八岁的孙有仔和他那十来岁的伙伴开始了背煤的生活。那时候，他们个子矮力气小，背上背着一大块煤炭，就好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得透不过气来。特别是上井爬阶梯，一步一串汗，双腿直打颤，稍为直一直腰杆，就会失去平



衡，连人带煤地顺着阶梯滚到窑底。

旧社会煤矿工人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残酷的，童工更是如此。他们有的八、九岁，有的十来岁，干着和成年人一样的活，拿到的工资却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白天受着窑主的剥削和压迫，夜晚受着臭虫的吮吸、老鼠的欺凌。这样的生活怎么忍受得了！孙有仔不愿继续干下去了，离开煤窑，去给地主放羊。

旧社会的雇主吃人，窑主吃人，地主也吃人。孙有仔在地主家名义上是放羊，实际上地主强迫他干的活，又何止于放羊？什么挑水、劈柴、种地、看小孩等都要干。炎夏三伏天，两只光脚板被烫得站都站不住；寒冬腊月天，还是这双光脚板，被冰雪冻得青一块紫一块。

狗地主对孙有仔残酷的剥削和狠毒的折磨是没有个完的。他们根本就不把他当人看。每天两顿野菜糠窝窝头和菜糊糊也不给吃饱。有一天，孙有仔饿着肚子去放羊。他心里想：为什么社会这样不平等呢？地主不劳动，家里却牛羊成群，粮食满仓；我们穷苦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却受饥挨饿。孙有仔想着想着，心中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他更仇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仇恨那些剥削、压迫穷苦人民的地主阶级。这时，羊东一只西一只地乱跑。他想，狗地主欺人，地主的羊也气人！他拾起几块石头，想把羊赶拢，没想到一块石头正打在一只羊头上，当即死去。

孙有仔一楞，知道闯了祸。那个爱财如命的狗地主绝对不会饶过他的。怎么办？“反正已经打死了，该咋的就咋的吧！”孙有仔赶着羊群，扛着那只死羊回来了。果然，狗地主一见羊被打死，好象割了他一块肉，就火冒三丈要毒打孙有仔。孙有

仔理直气壮地说：“羊是我打死的，我赔你！”“你拿什么来赔我？”“你爱什么就拿什么！”就这样，孙有仔被痛打了一阵，每年还要扣工钱五元来赔偿那只羊。

孙有仔在旧社会的苦海里熬呀熬，长夜漫漫盼天明，穷苦人民盼解放，盼望早日翻身见太阳。

## 精神力量的源泉

解放后，孙有仔翻身做了主人，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他和亿万穷苦人民，从旧社会的人间地狱里拯救了出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他和亿万穷苦人民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翻身！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了他，使他由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孙有仔从内心里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他常常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表决心：永远不忘血泪仇，继续革命不回头。

一九五七年，他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大同煤矿当工人。十几年来，他以“活着就要拼命干，步步跟着毛主席”的誓言，战斗在煤炭生产第一线。他当普通工人时是这样，当了副营长后，也是这样干的。

一九七〇年八月，有一次孙有仔在营里值班，井下汇报说：“工作面顶板不好，不能生产。”他马上和有关同志一起赶到工作面。一看，顶板确实危险，应该立即抢救。于是，他把其他同志安置在安全地区，自己却第一个冲进去，抱起坑木支柱。在他的带动下，又进来了几个同志，紧张地投入抢救工作面的战斗。突然，顶板又发生新的变化，不断下沉，碎石碴儿



如雨点般地掉下来，这是大顶塌落的预兆。孙有仔马上叫同志们撤出工作面。同志们撤出去后，他一回头，看到还有一个同志在抢救设备时被片帮煤压住了。这时，顶板下沉到离底板只有五十多公分，如果顶板塌下来，阶级兄弟就有生命危险。就在这紧要关头，孙有仔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顿时浑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想，决不能让阶级兄弟身体受半点损伤，拚出全身的力气，帮助那个同志搬开片帮煤，使同志迅速地脱险，直到那个同志离开了工作面，他自己才出来。

事后，领导和同志们都赞扬孙有仔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要他谈谈这种精神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孙有仔同志说：“一想起旧社会的苦，再看看今天新社会

的幸福,我就有无比的力量;一想起现在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民,生活在帝、修、反的压迫和剥削之中,再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就感到自己为世界革命,为埋葬帝、修、反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这样,我就有永远使不完的劲。为解放全人类,还怕苦怕死吗!”

几年来,孙有仔先后出席了大同矿务局、大同市、山西省军区和山西省召开的先进职工代表大会,他永远前进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孙有仔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号召,牢记阶级苦,永远干革命,决心以更优异的成绩,报答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他的教育,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 幸福不忘昔日苦

### ——记老矿工钱奎宝的家史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晚上，参加“全国煤炭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的代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汇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等待着最幸福的时刻。有一位年近四十的煤矿工人，心情显得特别激动，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台，等待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个人就是大同煤矿工人的代表钱奎宝。

八时十分，《东方红》乐曲高奏，大会堂里万盏明灯齐放光芒，代表们盼望的幸福时刻来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了我们煤矿工人中间。钱奎宝欢呼在沸腾的人群中。他用尽全身的力量，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他心潮澎湃万感集，热血沸腾喜泪流。在这大喜的时刻，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社会他家的悲惨遭遇，象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他脑海里……

### 被逼离家乡

一九三二年冬天，在河南省汤阴县张公堰村老贫农王成义家里，王九香出世了。这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家

里，又增添了一张吃饭的口。饱经风霜的王成义没有办法，只好直叹气。一家人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给地主当长工的九香爷爷身上，等待他能拿回点工钱，对付眼前的困难。突然，门被撞开，随着一股风雪，只见他爷爷蹒跚两步，愤愤地说：“狠心的地主把我踢出门了！”便晕倒在破炕上，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初生婴儿的哭声、家人抢救爷爷的哭叫声和屋外风雪的咆哮声混成一片，好象要把这破草屋掀开、粉碎。它告诉人们，万恶的旧社会，地主是这样狠，穷人是这样苦，阶级压迫重，重如大山呀！

爷爷含恨离开了世间。一辈子的牛马活，到头来只留下那根沾满辛酸眼泪的放羊鞭。从此，九香的爹王成义，又拿起放羊鞭，被逼去给地主放羊。

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铁蹄践踏到河南，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民党匪兵趁机大肆搜刮民财；那些地主老财更是张着血盆大口，剥削穷苦农民；再加上连遭三年旱灾，人们饿得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村上的人都到离村二十里外的观音土窑去背观音土。娘把七岁的九香背回来的观音土轧一轧，箩一箩，放点儿盐烙饼吃。时间一长，大便也拉不出来。九香和两个妹妹瘦得皮包骨头。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带着九香给地主宋拐子放羊去。

宋拐子是附近闻名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白脸黑心狼，爷儿俩给他放羊，早出晚归，每天跑得腰酸腿软，还得按拐子的规定，每人每天打一捆柴。一年到头啊，就连那掺红薯秧、槐树叶的糊糍也不给管饱吃。为了吞并王成义爷儿俩三年的工钱，宋拐子串通邻村地主崔阎王，订下毒计，硬说羊吃了崔家的麦子，把他爹打得头破血流。

九香爹再也憋不住心中的仇和恨，操起扁担就要和宋拐子拚命。宋拐子指使七、八个狗腿子，一阵拳打脚踢，把王成义爷儿俩打出门外。等他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回头一看，宋家漆黑大门已经紧紧关上了，只有门前那一对石狮子，象它们的主人一样呲牙咧嘴地蹲伏在大门的两旁。一股阶级仇恨涌上心头，爷儿俩恨不得把这宋家砸个稀巴烂。“宋拐子，你们等着瞧，仇总有一天要报的！”

一九四三年，河南又遭水灾。房子被冲倒了，土地被淹没了。家家扶老携幼离村逃荒去。九香一家五口挤在一间破窑洞里，好几天没法揭锅了，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家大小饿死呀！爹约同舅舅、姨夫等人准备离开家乡，出去闯一条活路。

第二天一大早，九香娘为他们熬了一锅糠皮掺观音土糊糊，每人喝了两碗，正要上路，娘又把仅有的一块棉花籽饼揣在九香怀里。看到这块饼子，他好象看到妹妹们饥饿的黄脸，看到娘干枯的双手，看到娘纵横的泪水，耳边又回响起昨晚娘的嘱咐：“孩子，你和爹出去逃条活命吧，等你们挣了钱给娘捎回来！”九香不忍把家里三口人的唯一粮食带走，便把饼子推过去：“娘，把饼子留给你和妹妹。”说着，把饼子放在娘手里，淌着泪水，回头便跑。他娘猛追两步，抓住九香后襟：“孩子，带去吧！”泪水簌簌地滴落在饼子上。九香捧着饼子，喉咙口好象梗住什么东西，说不出一句话。他放开脚步追上爹爹。爹爹看到他手里的饼子，再回过头来看看那呆立在村口的亲人，把饼子一掰两半，叫九香送一半给娘。他跑回村口，娘含着眼泪说：“孩子，为啥往回跑？”“爹叫俺给送半个饼子。”说着，心就象被撕裂了一样，头也不回地朝着那茫茫的远方走去。十一岁的王九香被逼忍痛离开了家乡。

## 落入日寇的魔爪

一九四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更大规模地掠夺我国煤炭资源，疯狂地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设立“招工事务所”，派出大批汉奸、把头组成“招工队”，用“修房筑路”等花言巧语，把大批劳动人民抓骗到矿山。

王九香和他爹、大舅、三舅、姨夫还有和他岁数不相上下的表哥、表弟、姨哥一行大小八人，离开家乡，来到汤阴县城。眼看三天过去了，做工的地方还是找不到。正在他们饿得头昏眼花，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只见有个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的人向他们走来：“你们这是附近的农民吧？”九香爹告诉他这是张公堰村的，家里活不下去了，出来揽点活干。那人眼睛一转溜又说：“这年头活儿是不好找哇。这样吧，我帮个忙，要干活的跟我走。”“跟他走？”九香爹和舅舅们不约而同地说。他们清楚地看到，站在面前的那个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跟他走准没有好下场。但是，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大人还能顶几天，几个孩子饿得快不行了。“走！”九香爹咬着牙崩出了这一声，“这世道逼得咱穷人走投无路呀！”说着，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跟着那人走了。

九香和他爹等八人跟在那人的后面，一直被领到一间大房子里，那里已经有七、八十人了，都是逃荒的穷苦人。不一会，一个又黑又瘦、嘴唇发紫的大烟鬼，咧着嘴，皮笑肉不笑地对大伙说，马上就有饭吃。那天晚上，大伙确实是饱饱地吃了一顿饭。但是，大伙哪里知道，在这顿饭的背后，埋藏着多少

的阴谋鬼计呀！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烟鬼就来了，叫人们赶快上火车。人们一听要上火车，就立刻炸了，不知到底是咋回事。有的说：“可不能上火车，一上车，谁知道把我们拉到哪儿去！”有的说：“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吃饭呢！”这时大烟鬼一见这么多人乱了套，便凶神恶煞地吼道：“统统给我上车，一个也不能少。到安阳修路盖房。好差使不干，就送你们蹲班房！”这时，一群狗腿子也逼着大伙上车。九香爹和舅舅们说：“到安阳才几站地。走！”说着，带着九香他们，和三百多穷苦兄弟一起被赶进了两节闷葫芦车。只听大铁门“哗啦”一关，大铁锁“咔嚓”一声锁住了。这一锁，把车里人的心都给锁住了。

火车开了。忽咚咚，忽咚咚，一个劲儿地开，两站、十站、大概五十站也过去了，究竟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象犯人一样，一直被押到山西大同煤矿口泉火车站。穷哥们知道，他们被骗到了日寇魔爪下的人间地狱。

到了口泉火车站，车刚停稳，车门“呼”的一声开了，只见一大群背着大枪，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日寇冲了过来，把那群已经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人围个水泄不通，硬逼着他们盖手模、按脚印，还发什么“良民证”，然后在两排鬼子兵的押送下，象犯人一样被押进里外围着三道电网的破工棚。从此，九香他们八个人，就落入了日本鬼子的虎口。

## 要 报 仇

在旧社会，煤矿工人惨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成批成批的矿工被害死，成批成批的阶级弟兄从四

面八方被抓、被逼来到大同煤矿。矿工们愤恨地说：“到了大同煤窑沟，进了鬼子豺狼口，要想回家去，万人坑里找骨头。”

九香他们被逼到大同煤矿的时候，正是寒冬数九天，风雪彻骨冷。他们这些从河南被抓骗来的工人，穿着夹衣，晚上冻得实在不行，只好在炕上和身上撒煤灰，再裹上水泥袋或烂麻布片来御寒，但是，这怎能抗得住塞外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呢？！再加上吃了那些发了毛的黑豆和高粱，喝上冷水，睡着冷地，哪个能受得了！没几天，三百多人就死了好几个。有两个一起被抓来的老乡，跑肚拉稀起不来了。恶魔般的鬼子却说：“传染病的干活，死啦死啦的。”硬是叫狗腿子把他们拉到外面，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

九香爹和舅舅每天被逼着干十三、四小时的牛马活。鬼子一天只发给三角钱饭票的工钱，拿它只能买到八、九个高粱面窝窝头。每一次爹拿帽子端回那几个冻得象石头似的窝窝头，总是先让九香吃。九香怎能吃得下去呢！多吃一口，爹就得少吃一口，再说，爹还得干一天的牛马活呀！每天受饥挨冻，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了那样的折磨呀！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咬紧牙下井，有一天终于跌倒，病在炕上起不来了。就在这天晚上，爹把九香搂在怀里说：“孩子，想你娘和妹妹吗？”“想！”没等九香说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九香呀，咱们恐怕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她们了，你娘还等咱们捎钱呢，她哪里知道，咱们……”爹哽咽住了，泪水顺着眼角喇喇地流下来。听了这凄惨的声音，九香扑在爹身上哭开了。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第二天早晨，上白班的刚走，上夜班的还没回来，把头领着一个背枪的鬼子兵，后面跟着几个狗腿子来到工棚。把头

一进屋就喊：“王成义，你装死不上班，今天看看你的脑袋硬不硬。”话音未落，榔头便朝九香爹额头上打去。鲜血咕嘟咕嘟直往外冒，爹昏死过去了。鬼子一挥手：“苦力大大的有，死啦死啦的，万人坑的干活。”几个狗腿子一拥而上，拉着九香爹就往外拖。“我爹没有死，凭什么往外拉?!”九香拚命地抱住爹的腿不放。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能抗住这群吃人成性的豺狼呢！爹被拉出去了。这时，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九香一个箭步抓住那个用榔头敲爹的把头的手，用尽全身的力气咬了一口。那个凶残的狗东西尖叫一声，一脚便把他踢昏了过去。



九香醒来时，工棚里没有爹了！“不行，我得把爹找回来。爹不能死，爹没有死！”他忍住疼痛和饥寒，一个劲地往“万人坑”跑去。

九香在“万人坑”里找呀找，爬过死难矿工的尸体，用石头

驱散狼狗，终于找到了爹的尸体。他扑在爹的身上哭啊，摇啊，可是，爹已经离开了万恶的旧社会！悲愤、痛哭、饥寒，他渐渐地支撑不住昏倒在爹身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九香感到身子暖和些，听到了大舅的声音：“九香，九香，你醒醒。”他睁开眼睛一看，好象做了一个恶梦，又回到了破烂的工棚里。大舅说：“快，弄勺子水来，孩子活啦！”九香咽了几口水，便“哇”地一声哭起来了。舅舅说：“孩子，别哭，日本鬼子、狗把头是不怕眼泪的，你要记住你爹是怎样死的，要报仇！要报仇！”

从此，九香的生活，就落到了大舅他们身上。但是过不到三个月，大舅、三舅、姨夫也都先后被日本鬼子害死了。从河南被鬼子抓骗来的三百多阶级弟兄，剩下的已经没有几个了！万恶的旧社会，灭绝人性的日本狗强盗一手制造的“万人坑”，吞噬了我们多少阶级弟兄的生命，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我国人民多少血债？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啊！

## 吃尽黄连苦

人们都说黄连苦，九香的生活比黄连苦万分。

大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了，九香和表哥、表弟、姨哥四个无亲无故的孤儿，怎能生活得下去呢！他们分头去要饭，要一点，吃一点，有时要不上就只好挨饿。九香脚上没有鞋，身上的破夹衣被狗撕得浑身都露了肉，连饿带冻不几天就病倒了。爬都爬不起来，只好靠表哥他们把要回来的残羹剩饭给他吃一口半口的。

有一天，表哥他们又分头出去要饭。这一天雪下得特别

大，风刮得特别紧，表弟和姨哥连冻带饿，惨死在口泉坡下。表哥从此也一直没了下落。九香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他饿极了，挣扎着爬到工棚的小窗口下，往外望去，白茫茫的雪，一个人影也没有，只见工棚外面一座座的岗楼象狼狗的血盆大口，一队队的鬼子兵如同游魂，一层层的电网犹如一条条铁索……他没有悲伤，只有满腔仇恨；他没有眼泪，只有心中燃起的复仇火焰！

爹爹呢？爹爹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舅舅呢？舅舅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妈妈和妹妹呢？她们也沦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

“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九香攥紧拳头，敲打着工棚的泥墙，好象要把这堵束缚他的墙砸碎似的。然而，一阵眼花，他又昏过去了。

天下的穷人心连心。第二天，矿上的瓦匠钱大爷到工棚来补炕，看到九香病得昏迷不醒，便把他抱回家去。从此，王九香就跟着钱大爷姓钱，改名奎宝。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但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篡夺了胜利果实，挑起内战。国民党阎锡山匪军接过日寇的刺刀，又回到了矿山。那些汉奸、把头摇身一变，成了阎匪军的爪牙，重新骑在矿工的头上为非作歹。工人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钱大爷因为年老体弱，被赶出矿山，日子越发难熬。为了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十三岁的钱奎宝只好下窑去背煤，开始了悲惨的童工生活。

旧社会的煤窑就象人间地狱。窑主只管吸工人的血，哪管工人的死活！窑底下不通风，烟雾弥漫，夹杂着瓦斯和煤粉



的空气憋得人连气也出不来。十三岁的钱奎宝背着七、八十斤重的煤，爬着上百级又滑又陡的阶梯，一天要来回走二十多趟。汗水象苦水一样流个没完啊……

## 不忘昔日苦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五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同，解放了苦难深重的矿工，旧社会的“煤黑子”，成了矿山的主人。钱奎宝翻身得解放，成了一名光荣的煤矿工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出煤。

一九五〇年，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钱奎宝找到了离散七年的亲娘和妹妹。骨肉团圆，悲喜交加，他们感谢毛主席把他们

从火坑里解放出来，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的今天。他们以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投入工农业生产劳动，以更优异的成绩，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随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需要一支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党把钱奎宝送进技术学校学习。他从一个文盲的背炭工，变成了能够操纵现代化大型机器的七级绞车司机。他的生活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使钱奎宝从内心深处感激毛主席，热爱毛主席。

今天，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钱奎宝又亲眼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怎能不热泪盈眶，怎能不回忆起旧社会心酸的往事呢？……

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钱奎宝擦干被泪水蒙住的双眼。啊，毛主席就在眼前，毛主席就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间！钱奎宝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生怕喊得不响，于是更大声地欢呼：“毛主席万岁！”看，毛主席向代表们招手了，钱奎宝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他用最坚决的语言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宣誓，幸福不忘昔日苦，翻身牢记毛主席的恩情。决心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钱奎宝把毛主席的接见，当成继续革命的巨大动力。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钱奎宝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

帝、修、反的忠实走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肆意制造反革命舆论，胡说什么“剥削有功”、“工人欢迎资本家剥削”等等谬论。钱奎宝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以他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痛斥刘贼。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企图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钱奎宝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以多出煤，出好煤的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今天，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又勾结又争夺，阴谋发动侵略战争，重新制造血泪斑斑的“万人坑”。国内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甘心失败，时刻妄图变天。钱奎宝对旧社会和剥削制度，对日本反动派有着刻骨的仇恨，美苏两霸推行新的扩张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滔天罪行，更激起他无比愤恨，他坚决响应毛主席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庄严声明的伟大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决心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奋斗终生！

# 深仇大恨记心间，继续革命永向前

——记老矿工郭四龙的家史

在山西省大同煤矿，有着千万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矿工，他们饱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和剥削，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他们对吃人的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对美好的新社会，对给他们带来解放和幸福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无比热爱，无比忠诚。他们身在煤海，胸怀世界革命，二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煤海第一线。五十多岁的共产党员、老矿工郭四龙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 深仇大恨

郭四龙出生在一个背炭工的家庭，祖辈三代没有房，没有地。全家八口人靠背炭为生。

四龙爹从小就在煤窑里，如同牛马般地给窑主拉拖子。这种拖子，是最原始、最落后的运煤工具。在工作面把煤装进拖子，然后由矿工把它运出掌子面。碰到高煤层，矿工还可以直起腰来拉，遇上低煤层就只好爬着拉了。每天天不亮就下窑，月亮出来才收工，累死累活地干，还是连自己也养不活。没法子，妈领着他们几个小孩外出要饭，胡弄着苦熬日子。

春去夏来，秋过冬到。四龙爹身上的破窑衣不知补了多少块布，脚上的草鞋不知浸进了多少血汗。一个严冬的夜晚，白雪茫茫，风刀刺骨，四龙爹拉完拖子汗流浹背，摇摇晃晃地上窑来。回家的路上，他艰难地在雪地上一步一步地走着，不时地警告自己：不能倒下去，倒下去就爬不起来呀！然而，双腿越来越不听使唤了，终于摔倒在雪窝里，昏过去了。幸亏矿工们及时发现，才把他从雪窝里背回家救活过来。

奴隶般的苦役，牛马般的生活，把四龙爹压得喘不过气来，折磨得他不象人样。从摔倒在雪窝里那天起，就一直卧床不起。那时候，穷人家连锅都揭不开，哪来的钱治病呢？一家大小，围着四龙爹哭。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屋里更没有灯光。四龙坐在他爹背后，给爹捶腰。爹叫了一声：“四龙……”“爹，要喝水吗？”“孩子，过来。”四龙坐到爹跟前，爹摸着四龙的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爹，明天你的病就好了吗？”“孩子，你爹怕不行了……”还不懂事的四龙，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那天夜晚，爹含着满腔的悲愤，永远离开了他，离开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当时，四龙才三岁。

四龙爹死后，家里还剩下妈妈、奶奶和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老的老，小的小，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呢？妈被逼得走投无路，把十岁的姐姐卖了，把十四岁的大龙和十二岁的二龙送下窑去背煤，八岁的三龙给地主放羊，四龙和妈妈、奶奶三辈人只好靠要饭度日。后来，他妈从地主那里租种了几分薄地，辛辛苦苦地种了一春，忙了一夏，到秋天快收割时，没料到阎锡山匪帮修铁路要霸占这几分地。那一天，四龙妈走到地里，看到匪徒们正在拔庄稼，好象掏了她的心似的，冲到那些匪徒们面前：“你们这些狗东西，我和你们拚掉老命！”骂着，就朝一个

匪徒撞去，把那个家伙撞了个嘴啃泥。那个狗东西恼羞成怒，一枪托就把她打昏在地，第二天就含冤死去了。四岁的郭四龙，趴在妈身上直哭，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娘给匪徒们打死了，地给匪徒们抢走了，奶奶没有别的活路，只好给窑主看房子。那时候，穷苦人民受着三大敌人的压迫和剥削，“种地人吃不上粮，盖房人住不上房，看房的人住屋檐。”上了岁数的四龙奶奶，怎能经得起饥寒交迫的长期摧残呢？没几个月，就被冻死在地主的屋檐下。不久，给窑主背煤的二龙，也惨死在煤窑里；给地主放羊的三龙，没几年也被地主折磨得死在破庙里。

万恶的旧社会逼得四龙一家死的死了，卖的卖了。九岁的郭四龙孤苦伶仃，一面讨乞，一面拾炭，日子过得比黄连苦万分呀！一天，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小四龙光着脚板，空着肚子，提着个炭筐去拾炭。凛冽的北风，象恶狼一样怒吼，掀着小四龙那破烂的衣衫，好象要把它撕个粉碎。小四龙浑身颤抖，慢慢地失去了知觉，最后昏倒在冰天雪地里。要不是过路的几个赶车老乡把他救活过来，早就冻死了。

“小四龙呀，为什么生活这样苦？”四龙被救活过来后问自己。这时，雪下得更大了，夜越来越黑了，前后左右黑黢黢。在郭四龙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爹的惨死，妈遭匪军枪托毒打，姐姐被卖，二哥被窑主害死在窑里，三哥被地主害死在破庙里。……家里，地里，窑里，庙里，都有亲人的血汗，都有亲人的尸体。“这是什么世道呀！”小四龙喊叫着，虽然他的叫声被狂风所吞没，但是，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对地主、窑主的深仇大恨，却永远刻在郭四龙的脑海里。

## 日寇暴行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苦难的大同煤矿工人，陷入了日寇的铁蹄。从此郭四龙和广大劳苦矿工，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灾难。

日本鬼子为了大肆掠夺我国煤炭资源，不管矿工的死活，强迫着给它们出煤。十七岁的郭四龙跟他大哥在胡家湾井下挖煤，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矿工们本来就不想给鬼子好好出煤，加上饥饿，他们更是时时磨洋工，坐在地上睡觉。有一次，一个鬼子兵悄悄溜进工作面，看到工人都在睡觉，便吼叫着，举起鞭子毒打矿工。郭四龙眼都气红了，决心不在这里干。第二天，他和几个矿工逃出胡家湾，来到煤峪口南沟，继续下井挖煤。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胡家湾的鬼子、把头狠毒，南沟井的鬼子和把头更狠毒。就在郭四龙到南沟井不久，一起日寇残害矿工的严重暴行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农历清明节那一天。按规矩这一天矿工们都不下井干活的，可是那年的这一天，鬼子却逼着要矿工多出煤。因为大伙知道这一天鬼子又要搞什么“努力出煤日”，所以，不少矿工一大早就跑出了矿区。郭四龙他们没来得及跑，就被鬼子和把头押着强迫下井干活。

郭四龙他们被逼来到北大巷上十九掌子面（即井下挖煤的工作面）。这个掌子面，顶板破碎，工人们老早就发现有透水现象，不愿意在那里干活，日寇却硬逼着工人在那里出煤。矿工们对鬼子的暴行非常气愤，根本就不给它们出煤。等监工

的鬼子兵一走，就睡起觉来了，直到快下班的时候，才浅浅地打了个眼，放了一炮，准备连煤带石头装上几车应付交差。突然，一阵冷风迎面扑来，吹得他们直打寒颤，接着就听到煤层脱落的响声。“哗”的一声，一股黑水喷射出来。

“透水啦！透水啦！”许多矿工叫喊着急忙往外冲。那个时候，鬼子只要多出煤，根本不管矿工们的死活，井下经常出事故，不是塌顶就是瓦斯爆炸、失火，再则就是透水，碰到这种情况，总要夺走我们许多阶级弟兄的生命。说时迟，那时快，附近几个掌子面的矿工，扔下工具，纷纷往井口跑。这时日本鬼子知道了，它们怕这股水会淹没其他掌子面，影响全矿的出煤，于是，便把通向透水这个掌子面附近的风门全部关死，把被透水事故威胁着生命的郭四龙等一百五、六十个矿工，全部关在里面，不让他们出去。



面对着日寇的暴行，矿工们满腔怒火，他们用大锤砸风门，有些人寻找通向井口的其他出路。但是，被拦住了的黑水，眼看就齐腰深了，风门砸不开，出路找不到，怎么办？就在大伙焦急的时候，郭四龙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高处对大伙说：“灭绝人性的日寇，把我们一百多人困在井下，企图把我们淹死、饿死，我们就这样等着死吗？”这时，郭四龙看见人群中又站出来一个高个子的人，他是在郭四龙那个掌子面挖煤的，硬棒棒的小伙子，大家都叫他高老九。只听高老九说：“兄弟们，鬼子欠下我国矿工一笔又一笔的血债，我们一定要清算，这仇恨一定要报！眼下我们得想办法冲出去！”这话说到郭四龙和矿工们的心坎里去了，他们都说，冲出去找鬼子算账。

在高老九的带动下，有十几个大个子的工人，手拉着手，趟着齐脖子的水，顺着水流的方向往外走。大伙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走不到二十米远，就走不出去了，他们又返回来，再往高处走。到了一个最高的地方，高老九说：“谁带火柴，咱们先拾点烂木头，生起火来暖暖身子，然后再想办法。”当时，矿工下井点的是电石灯，每人都带有火柴。很快地生起了几堆火，矿工们一边烤着火，一边控诉着日寇的滔天罪行。有的说：“日本鬼子把我们当成牛马，肆意残杀，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有的说：“以后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坚决不给日寇王八蛋干活！”郭四龙从来说话不多，这时，他也硬梆梆地冲出一句：“鬼子们要把我们害死，我们不能坐着等死！”

一天过去了，透水一点也没退下去；两天、三天过去了，水还是没有退。在那阴暗潮湿的矿井里，矿工们又饥又渴又冷又恨。电石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矿工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了，一堆堆的火也渐渐地熄灭了。饿得奄奄一息的郭四龙，眼看

着自己的阶级弟兄一个一个地牺牲了，他万分悲愤。不久，他自己也昏迷过去了……

事故发生以后，矿上的工人和遇难的矿工家属义愤填膺，和日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初，鬼子在井口布下了两层岗哨，封闭井口，不让工人和家属靠近。工人们便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斗争，一直坚持了十五天，终于获得了抢救阶级兄弟的斗争的胜利。

这天，矿工们派出了一些最有经验的老工人，赶到了透水的工作面，寻到了遇难矿工集中的高地上，电石灯下，一片悲惨情景。活活被饿死了的矿工，躺满一地。最后，抢救的老工人在一百多遇难矿工中间，只找到十二个人还有一口气，抬上井后，只活了八个，郭四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那以后，当别人向郭四龙问起一九三八年日寇一手所制造的透水事故时，他就恨得牙咬得格格直响，愤怒地控诉日寇的暴行。他说：“日寇是一批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到处残害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一定要牢记民族恨，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 勇敢杀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打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妄图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全面发动内战。日本鬼子刚刚滚出大同煤矿，国民党阎锡山的匪徒兵，又接过日寇的刺刀开进矿山，骑在矿工头上为非作歹，残害矿工。这时，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子弟兵，已经活跃在大同矿区后山的长流水、马脊梁一带，领导广大穷苦人民，与国民党阎锡山匪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阶级斗争的现实，深深地教育了对日寇、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刻骨仇恨的郭四龙，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翻身谋解放的。郭四龙参加革命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在矿区进行地下活动的党组织，了解到郭四龙的情况。一天，党的地下工作者老郭同志来到了四龙的家，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老郭同志问：“四龙，你说说，为什么地主、窑主、鬼子、阎匪军能够压迫、剥削咱穷人？”“这还用问，那些狗东西有钱，有势，有枪呗。”“说得对，”老郭同志对四龙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要消灭反动派，只有拿起枪杆子。”四龙问：“我能参加革命，拿起枪杆子吗？”“能！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要我们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周围，万众一条心，就一定能把一切反动派统统消灭光！”

从此以后，郭四龙经常接受老郭同志交给他的任务，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他给解放军送情报，到敌占区贴标语……

一九四八年初，郭四龙的愿望实现了。他光荣地参加了口泉武工队，同年六月，又光荣地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郭四龙参加革命队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对三大敌人的刻骨仇恨,化为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他冲锋陷阵,勇敢杀敌。



口泉沟是大同矿区的咽喉,是大同煤矿运输的枢纽。一九四九年大同市解放以前,这里是解放军的游击区。白天,阎锡山匪军经常到这里来捣乱,敲诈勒索;晚上就是咱武工队的天下。

口泉武工队是以大同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所组成的一支队伍。郭四龙在武工队里开始是通讯员,后来由于他杀敌英勇顽强,被提升为排长。他们经常组成小分队,神出鬼没地插入敌人的心脏,狠狠地打击敌人,搞得敌人心惊胆颤,坐卧不安。

一次,游击队派郭四龙单独去执行任务。傍晚,他换上便

衣，腰藏两枚手榴弹，身带标语和传单，来到了口泉镇“穆桂英坡”。他机警地观察了敌人的动态，确定好贴标语的地方，选择了转移的道路。

天渐渐黑下来了，行人早已断绝，除几个象游魂似的阎锡山匪兵在巡逻外，就没有一个人影了。郭四龙等巡逻兵走过后，便迅速地把标语刷在显眼的地方，又来到了匪兵的驻地，听到里面吵吵嚷嚷，象在猜拳喝酒。郭四龙想，这是一个好机会，让那些匪军吃手榴弹去吧。他乘着天黑，把传单散在匪兵驻地的周围，又把腰间的手榴弹拿出来，引线一拉，用力往里一扔，只听“轰”的一声，接着就是一片嗷嗷的哭叫声。当郭四龙安全转移上山的时候，才听到敌人的枪声乱成一团。郭四龙听到枪声，心里想，让匪兵们给老子送送行吧。

还有一次，那是一九四八年初冬的一天，领导派郭四龙和另外六名同志深入到矿区的曹家窑侦察敌情。他们一行七人轻装前进，爬上同家梁山，看到山下蹬泥地那儿有四、五十个阎锡山的地方土匪黑模队，押着一群老乡和驮运着大批物资的牲口与车辆，正往口泉镇方向走去。郭四龙他们几个人，看到这群搜刮老百姓财产的匪徒，顿时恨得眼睛冒火。尤其是郭四龙，他看着那些被用枪托赶押着的穷苦人民，好象看到他妈被匪兵毒打的惨景一样，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

郭四龙当时是带队的，他想起了临出发前队长对他说的，要勇敢、沉着、机智。他想，眼前敌人是四、五十，我们是七个人，敌人七倍于我们，怎么个打法呢？他想起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教导：“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毛主席的教导打开了郭四龙的心窍，他

召集大家，临时开了一个战地作战会议，他说：“目前，从现象看，敌人是优势，但他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你们看。”他说着用手指山下，只见那四、五十个匪徒，大摇大摆地走着，不少匪徒倒背着枪，还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分析了敌情，继而他们制定了作战方案：把七个人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各占一个山头，三面同时向敌人射击，打它个措手不及。

他们七个人按计划都进入了作战地点。郭四龙看到匪徒们都走入了火力网内，便首先打了一枪。与此同时，其他六名队员都向敌人射击。只听见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山谷的回声混成一片，接着冲了过去，把那几十个还在吃东西的匪徒撂倒了几个，其余的吓得晕头转向。那些草包以为来了很多解放军，一个个抱头鼠窜，只顾逃命。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战斗就胜利结束了，不仅解救了一批被抓的群众，还缴获了一批胜利品。

革命的战争，锻炼了郭四龙，他的阶级觉悟在一天天提高。他认识到，全中国的穷苦人民，都象他的父亲、母亲、兄弟一样，受剥削受压迫遭摧残；全中国的地主、窑主和国民党反动派，都是穷人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是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因此，只有一心一意跟毛主席闹革命，把地主、窑主、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乌龟王八蛋们统统消灭掉，穷人才有翻身的日子。郭四龙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不动摇，消灭反动派，刀山火海也敢上。

## 继续革命

一九四九年，大同解放了。为了加强后方建设，党组织决

定把郭四龙留在大同。郭四龙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他身居口泉街闹市，抗腐恶，顶香风，一尘不染。他调回大同煤矿后，牢记旧社会的深仇大恨，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二十一年如一日战斗在煤海第一线。有些“好心”人对他说：“老郭，不用下井了，在地面上找个轻活干吧！”郭四龙严肃地说：“革命需要煤，我不能离开采煤第一线。”

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郭四龙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他听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所散布的“剥削有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时，气得直攥拳头。他说：“剥削有罪，罪恶滔天。”他以自己一家在旧社会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的事实，揭露剥削制度的罪行。他说：“我的奶奶、父亲、母亲、二哥、三哥都是因为被剥削而惨死的，我的姐姐也是因为受剥削而卖掉的。剥削有什么‘功’呢？‘剥削有功’这分明是地主阶级的话，是资本家的话，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话，是日本狗强盗的话，我们要打倒它！”他还经常给青年工人、红卫兵小将作忆苦报告，要大家不忘血泪仇，继续干革命。

现在，郭四龙是采煤队的机电队长，矿党委委员，他老当益壮，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志们看到他年岁大了，要他休息，他总是说：“想起旧社会的深仇大恨，看看今天翻身作主人，我就有使不完的劲。越是年岁大了，越要想法子为革命多出煤呵！”

## 忆苦思甜不忘本

——老矿工王福田给革命师生讲家史

“矿山升起火红的太阳，  
新中国的矿工喜气洋洋，  
风钻高唱着时代的赞歌，  
矿灯放射出胜利的光芒……”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当你听到这首充满喜悦和革命豪情的《煤矿工人之歌》时，你们可曾知道，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的旧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怎样互相勾结，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野蛮地残杀我国煤矿工人的？他们是怎样残酷地压迫、剥削我国煤矿工人的？英勇不屈的我国煤矿工人，又是怎样和三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劳动人民的过去，就必然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此，也就不可能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我以满腔的仇恨，揭露三大敌人的罪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大同煤矿制造血泪斑斑的“万人坑”的滔天罪行。

## 爹头上的伤疤

我老家在山东省益都县李家庄。旧社会我家八口人只有一亩二分地。

那时咱们穷苦人民受着三大敌人的蹂躏，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老家三年两灾，下雨涝灾，没雨旱灾，穷苦人更遭殃。父亲、叔叔给地主扛长工，母亲给地主洗衣服。一年到头就只好喝野菜、红薯秧掺点高粱面煮的糊糊。

我六岁那年，狠心的地主婆嫌我妈洗的衣服不干净，把她一脚踢出门外，妈只好领着我和妹妹去要饭。但是，在那个豺狼当道的旧社会，穷人家没饭吃，地主个个黑心肠，哪里能要到饭呢？这年冬天，两岁的小弟弟，连冻带饿地被折磨死了。

家里实在混不下去了，爹和奶奶商量，把姑姑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换回两斗高粱，凑合着维持了几天。眼看家里揭不开锅了，爹要向地主租地种。地主看到爹和叔叔都是好劳力，便假惺惺地租给我家一亩多山坡石板地。从此，爹爹和叔叔白天给地主干活，晚上在石板地里干活。

秋天，石板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有一天，地主带着狗腿子，一晌就把谷子割光。爹跑到地里和地主评理：“石板地是我们开的，地是我们种的，你们为什么割谷子？”那个狗地主说：“地是我家的，庄稼自然是我们割。”爹说：“地是你租给我们种的……”地主一冷笑：“谁把地租给你？”爹一听就火冒三丈，要和地主拚。乡亲们也助着爹，说地主太狠毒了。这样，地主只好灰溜溜地跑掉了。

那年秋天,地主的粮食堆成山,场面四周都是谷糠。我爹想,那些糠只有穷人才吃,地主要它干啥?他拿来了一个破袋子,想装一点回去掺野菜充饥。我爹正在扒糠的时候,那个狗地主走过来了,他二话不说地就一棒子猛敲在我爹的头上,刹时间我爹就起不来了。多亏乡亲们把爹救活,他怒视着地主,愤恨地说:“总有一天要报仇的!”

过了几天,爹头上的伤好了。他指着伤疤对我说:“孩子,要记住,这伤疤是狗地主给俺留下的!”

夏天能挖野菜填肚子,冬天就没办法了。家里正愁着过不了年,地主又上门逼债来了。实在受不了地主的压迫,父亲便和一个姓禾的邻居约好,带着一家,离开了地主的狼窝去闯关东。

## 被骗到大同

一九三九年夏天,父亲把家里的破烂一收拾,凑了点路费,和邻居一起离开山东,来到沈阳。

原来听姓禾的邻居说,在沈阳他有一个亲戚,找到他就可以找到安身的地方,说不定还能通过他找到活干。可是,到沈阳后,没有找到,全家只好流落街头。没两天,从山东带来的一点东西也叫人给偷走了,我们只好白天要饭,晚上宿在街头。

有一天,来了一个做生意人打扮的,走到我妈跟前,看到妈正在掉泪,就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山东来的。”“为啥闹到这个地步?”这话可把我爹问火了:“为啥为啥,这吃人的社会,我们穷人到处受欺凌!”那人又说:“你们愿意干活吗?”“我们穷苦人就是出来干活的。”“那好,叫你的大孩子跟我走。”

“哪儿去？”“跟我学木匠去。”父亲为了让我找到活路，便领着我跟在那人的后面，把我送到一幢小楼里去。

我走进楼里一看，只见一个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正躺在豪华的床上抽大烟。这时，我心里很明白，他们要我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木匠，而是侍候资本家。

每天早晨很早我就得起来烧水、扫地、倒便壶；到了晚上，资本家和他的臭婆娘抽大烟，让我一碗一碗地往上送水。他们一抽大烟就是大半夜。我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困了，一打盹儿头就碰在炕沿上，资本家就用大烟杆朝我脑袋上敲。等他们抽足了大烟，就把我推到炭房里去。

那时我才九岁，光着屁股睡在炭房里，一翻身石子和炭碴儿就磨破屁股和腿上的肉。石子和炭碴儿钻进肉里，疼得钻心，后来肉都烂了。现在我身上的许多疮疤就是凶残的资本家给留下的。

我受的牛马罪，父母亲哪里知道，他们还以为真的我在学木匠呢！有一天，父亲突然来领我，我高兴极了。原来，父母亲要离开沈阳回老家去。起初资本家不让我走，后来在穷哥们的帮助下，经过一番斗争，我才离开了这个魔窟，跟着父亲走了。

一路上我们靠要饭往关里走，经过山海关、秦皇岛，来到唐山火车站。

天下穷人心连心，在唐山火车站，一个卖稀粥的老大爷看我们衣衫破烂，饿得面黄肌瘦的，就给我和妹妹打了一碗粥喝。也有不少阶级兄弟给我们一些钱。正当我们和看热闹的人在啦呱家常的时候，一个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棍的人拨开人群进来了。他已经听出我们是从山东逃荒到沈阳，又准备往山

东走的。因此，一到我们跟前，就自我介绍：“老乡，兄弟也是山东的，老乡嘛！兄弟愿意帮个忙。”在危急中听说有人肯帮忙，当然是高兴的了。但一看他那副打扮，感到和我们不是一路人，父亲存有戒心地说：“你贵姓？”“兄弟姓莫，跟我走没错。”“到哪儿去？”“大同。”“大同在什么地方？”“山西，是个好地方。”“去那儿干啥？”“干啥，还会亏着你？有文化的当职员、会计。你……”“我们都没文化。”“那没关系。没文化的当苦力，担水、搬砖、当泥瓦匠盖洋楼。”姓莫的看见他的话已把我们说住了，就又接着说：“到大同，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楼房，连女人的针线活都给准备好了。”就这样，我们跟着姓莫的到唐山火车站的三角湾里住了十多天。

有一天，姓莫的叫我们出来站好队，一排四个人，足足排了一里多地。排好队，就给我们发干粮，每人两个馒头，两个鸡蛋。发好干粮，就赶着我们上火车。人多车皮少，人挤人，人压人。人一进闷罐车，就开来一队日本兵，吆喝着要我们交出干粮，只听见把头说：“十号车厢一共装二百一十六人，通通把干粮、鸡蛋交出来，一个也不能少，否则就两天不给一口饭吃。”这时，才明白我们上当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上闷罐车，我们就完全失去自由了。

## 新仇旧恨

闷罐车一直拉到大同口泉车站。车一停，我们便看到那个姓莫的把头领着一队鬼子兵，如临大敌似地把我们围个水泄不通。当即就给爹他们发“登记卡”，强迫着按手指印和脚趾印。然后象赶牲口一样，把我们男女老少都押进大工棚。



工棚里，有两排长长的土炕，可以睡七、八十个人，两排炕之间是一条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的通道。炕上没有炕席，只铺些黄土，撒上一层炉渣。和我们一起被抓来的人一看这情景，都气炸了。

那时已近黄昏，大伙坐了几天的闷罐车，已经疲惫不堪，加上到大同后给鬼子一阵折腾，更加精疲力竭，又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个个嘴唇都裂开一道道的血口。好不容易等到下午七点钟，每人才发给两个又硬又霉的“兴亚面”窝窝头。妈妈看着手里的窝窝头，再看看工棚里的情形，眼泪唰唰地往下落。爹爹只是摇摇头，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狗腿子们拿来一大堆柳条帽，说是男劳力每人发给一顶。我当时不懂事，问发的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这是帽子。我奇怪地问，“为啥山西人不戴布帽子而戴

这个帽子？”

刚刚发完柳条帽，把头就领着鬼子兵催班来了。那时，我们这个工棚里的人都是刚从关外来的，累得很，想休息一晚第二天再上班。但是，催命鬼拿着棍子，端着刺刀站在面前，他们吼叫着：“只要脑袋硬，就得给上班，不上班是不行的！”当天晚上十点钟，我爹在鬼子的刺刀和把头的棒子监视下，被迫下井挖煤。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晚上。妈不懂得下井挖煤干的是什麼苦活，她不放心中，搂着妹妹呆呆地坐在土炕上。开始我也陪着妈坐着，后来就慢慢地睡着了。

我们这些被骗来的人都没铺没盖的，衣服也单薄得很，所以我被冻醒好几次，每次醒来，我都问：“妈妈，爸爸还不回来？”妈只是轻轻地拍着我，说：“睡吧，孩子。”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被冻得再也睡不着了。只见妈妈一个人在流眼泪。我不敢再问她，只是担心爹下井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一直等到天亮，妈打发我去看看。一出工棚就碰上了鬼子兵，他们不让我出去，把我打了回来。

时间好象蜗牛爬行一样慢，我和妈水没喝，饭没吃，一直等呀等着爹回来，不懂事的妹妹只是哭着要饭吃。

下午一点多，同工棚的两个叔叔用一块木板把爹抬回来了。只见爹满脸鲜血，额头上的窟窿还在往外冒血。这时妈反而不哭，她撕掉一件破棉衣，掏出棉花来给爹止血。血止住了，妈“哇”地一声伤心地哭起来了。

原来，我爹第一次下井，又累又饿又恨，不愿给鬼子卖命，监工的鬼子看见他不干活，就一榔头把他敲得头破血流。幸好两个阶级弟兄发现了才把他抬回工棚来。因为日寇说我爹

那天没干活，就不给我们家发粮食。同工棚的叔叔们就把自己的那一点儿粮食分了些给我们吃。

当天晚上，鬼子和把头又来催我爹去上班，妈说人被打成这个样子还催着上班？鬼子根本不理，攥着爹的手就拉，爹和鬼子、把头闹了一气，又被打得昏倒在地。

八月十日，鬼子、把头又来催班，妈不让爹上班，把头又要用榔头敲爹的脑袋，工棚里的叔叔们个个怒火填胸，鬼子和把头在工人怒斥下溜走了。但是，鬼子限我爹三天内必须上班。

八月十二日，是日寇限定的最后一天，爹的病也好转多了，就和一个从唐山一起被骗来的老乡商量，爹说：“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要死也不死在鬼子的面前。”准备当天夜里逃走。就在这一天，有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因不满鬼子的暴行而逃跑，被鬼子的督察队抓回来，扒光衣服，绑在电线杆上，然后放出狼狗来咬，还强迫我们去看，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当时，工人们愤恨极了，冲上前去与鬼子拚。鬼子用刺刀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那个青年工人就这样活活地被日寇的狼狗咬死了。那天晚上，鬼子怕工人们逃跑，增岗加哨，因此，爹的逃跑打算就搁了下来。

还是这天晚上十点多，鬼子、把头催着我爹上班，爹只得硬着头皮下井。因为爹的病刚好，没有力气，鬼子说我爹是装病，举起鞭子就朝他脸上抽来。这几天，爹已经憋足了气，忍无可忍，夺过鞭子，倒抽了日寇一鞭。鬼子兵恼羞成怒，抽出洋刀，朝我爹砍来，爹把身子一闪，右腿被斩断了。这时，附近的工人闻讯赶来，鬼子兵见势不妙，转身就溜了。工人们把我爹抬回工棚。

妈看着我爹被鬼子斩得这个样子，哭得死去活来。一会儿，那个斩掉我爹右腿的鬼子兵带着两个把头、两个“拉尸队”狗腿子，气势汹汹地闯进工棚，二话不说就把我爹拉到放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用铁丝绑了起来。当时，因为大部分工人都在井下干活，工棚里没几个人，妈妈几次挣扎着和鬼子、把头拚，但是，一个妇女怎能对付得了这群豺狼呢？爹被拉走了。因为木板太短，爹的头和脚在地上被磨得血肉模糊。这时，妈象疯了似地冲出工棚，抱住那个鬼子就是一口咬去，鬼子怪叫一声，把我妈一脚踢昏过去。我死死地抓住一个把头的衣服说：“我爹没有死，我爹没有死，你们为啥要把他拉走？”把头举起文明棍把我的头打破，又一脚把我踢昏在地。

当我和妈醒过来时，爹爹被拉走了。不懂事的妹妹还在炕上叫着喊爹爹，可是爹早被日本狗强盗扔进南沟“万人坑”里去了！

同志们，我们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到大同的，爹下了两次井，遭到鬼子三次惨打，最后，八月十三日，被日寇活活地扔进了“万人坑”。与此同时，和我们一起被抓骗来到大同煤矿的几百个阶级弟兄，没几天就有好几十人被扔进了“万人坑”。据统计，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侵占大同煤矿期间，一共掠夺了我国一千四百万吨煤炭，在这八年间，被日寇害死的矿工达六万多名。这就是说，日寇每掠夺一万吨煤炭，就给我们留下四具死难阶级弟兄的尸体。日本鬼子残杀我们中国人民，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呀！

每当我想起剥削制度的罪恶，三大敌人的凶残和日寇的暴行，新仇旧恨象烈火燃烧在心中。今天，侵略成性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各国反动派，到处扩张侵略，



妄图重演“万人坑”的悲剧，那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企图搞复辟。同志们，如果让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阴谋得逞，那又会有多少人头要落地，又会有多少人要被扔进“万人坑”！我们绝不能让它们的阴谋得逞！

### 跟日寇斗争到底

爹被日寇扔进“万人坑”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更苦了。鬼子和把头看到我们不能给他们卖命，就把我们赶出来。妈抱着四岁的小弟弟，领着我和五岁的小妹妹在口泉街一带要饭，黑

夜就睡在破庙里。过了一个月左右，碰到在水泥厂开石头的大叔，他送给我们五块钱，叫我们回山东。但是，就凭这五块钱，怎么能到山东呢？回山东后又怎么生活呢？在旧社会，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呀！我们回不了山东，就从口泉沟又要饭到煤峪口村，在一个拾粪老大爷的帮助下，我们在一个地主的草房里住下了。第二天被地主发现了，就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是在那个老大爷的帮助下，我们才在看庄稼的小场房里住了下来。

愤恨，悲伤，饥饿，寒冷，使妈妈病倒了，四岁的小弟弟也被冻死在小场房里。那时，我看着小弟弟的尸体，听着妈妈痛苦的呻吟，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气愤。我恨日寇，恨资本家，恨把头，恨地主，恨那个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旧社会。我下决心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要参加推翻吃人的旧社会的斗争，我要参加消灭日寇和一切害人虫的战斗。不久，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为了能生活下去，我妈改嫁了。我自己在陈大叔的帮助下下井了。那时我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呢！

一九四二年，也就是我十二岁的那年，鬼子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更疯狂地掠夺煤炭资源，更残酷地镇压矿工，剥削矿工。当时，在我们大同矿区一带，毛主席所领导的八路军已经非常活跃，经常打得鬼子丧魂落魄，抱头鼠窜。为了与日寇的“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矿山的地下党组织提出了“不给鬼子出煤”的口号。我们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与日寇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当时，我们虽然被鬼子逼着下井，但根本就不干活。日寇欠下我国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泪账，我们都记在心里，也激发了我们跟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我们一个班有十个人，一下

井，先浅浅地打上一个炮眼，装进炸药，然后九个人睡觉，一个人放哨。因为鬼子们用的酸性安全灯很亮，我们工人使用的电石灯根本就不亮，因此，放哨的工人只要看到亮灯，就吹哨子嚷着：“放炮了，放炮了！”一听信号，睡觉的工人就起来，点着炸药，放了一个空炮，根本就没崩下多少煤来。

有时看到鬼子来了，就在巷道里放空车，矿车飞快地跑，鬼子还以为车里装着煤，竖起大拇指哇啦哇啦地说：“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好！”其实，比猪还蠢的鬼子，哪里知道那一系列列的矿车，连一块煤也没有呢？等鬼子走了，我们把车一停，又开始睡觉了。

用这样的方式对付鬼子，只能搞几次，后来被鬼子发觉了，我们就改用新的办法，如有时我们把无极车卡头上的钢丝绳拧断几股，等车拉到溜煤眼，钢丝绳一断，整个运输线中断了，我们就趁此机会不是上井，就是睡觉。有时我们把井下水泵机的零件拆掉，水泵一停，不一会水就把工作面给淹了，这时，我们就一齐上井，等井下的水排干了，修好水泵再下井。

那个时候，鬼子还三天两头地搞什么“努力出煤日”，碰到这一天，鬼子兵一齐出动，端着刺刀下井监督我们干活，而且规定我们每个人必须给出多少车煤才能出井，否则就不让休息。我们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鬼子虽然也下井，但是，害怕工人收拾他们，所以都不敢在工作面久呆，有时只到工作面上转一圈就走了，矿工们都说：“行呀，鬼子要我们出多少车都行。”说着，大伙就把工作面的石头往煤车里装，上面盖着一层煤。装完了车，大伙又睡觉了。等煤车提到翻轮一翻，尽是石头，鬼子气得要死，但又不知道是哪个工作面搞的，因此一点办法也没有。

鬼子为了多出煤，经常打骂我们，逼着我们干活。但是，我们矿工不是顺从的绵羊，有剥削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就是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努力出煤日”，鬼子穿着呢制服下井督工。他们不干活，都冻得躲在火药库里去取暖。这一天，我们早就合计好了，放炮工人预先就把炸药、雷管偷偷地埋在火药库墙边，等到后半夜鬼子打盹儿的时候，我们就把导线点着，人一躲开，火药库就爆炸了，炸死了不少鬼子兵，真是大快人心！

在我们的反抗斗争下，日寇掠夺煤炭的计划屡屡破产，而我们矿工却把井下的好机器、炸药、雷管等东西，偷偷地送给八路军，直接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就是这样，我们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用斗争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用斗争迎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矿山的解放，迎来了矿山的新生。

## 当家做主人

解放后，我们煤矿工人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当家做了主人。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一九六一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八年九月，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令指引下，我们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工人阶级的信任和鞭策，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光辉的哲学思想，忆苦思甜不忘本，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

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大多数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你们生在福中要知福，让我们永继先烈志，不忘昔日苦，为在地球上消灭帝、修、反，彻底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努力奋斗吧！

## 笔笔血债记仇冤

——老矿工王殿林痛说家史

在全国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当前，美帝、苏修相互勾结，加紧推行扩张政策和侵略政策，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国内失败的阶级也在垂死挣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帝、修、反的忠实走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因此，我们必须“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忆苦思甜的泪水擦眼眼最亮。对旧社会，对三大敌人的罪恶了解得越多，对剥削制度就越痛恨，对新社会的幸福体会就越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越热爱，继续革命的干劲也就越足。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的血泪家史，揭露和控诉三大敌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

争熄灭论”和“剥削有功论”。

## 奶 奶 的 死

我的老家在山西省左云县。旧社会，我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饥无食寒无衣。全家六口就靠我的爷爷和爹爹背煤来维持生活。

爷爷累死累活地给窑主背煤。腰被压弯了，肋骨被压断了，从童年背到老年，整整背了一辈子的煤，却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好衣裳。到头来因为年老体弱被窑主一脚踢出了窑门外。

这样，全家人的生活就落在我爹的身上了。爹每天鸡叫头遍下井，顶着星星回家，给资本家背煤。可是，每天又能拿到多少工钱呢？那一点点的工钱，又怎样能养活得了全家呢！

狠毒的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来压迫、剥削我们工人。对我们背煤工来说，“爬杆”和“瞧天秤”就是其中最残酷的两种。

按照资本家的“爬杆”制规定：以五天为期，比如，干一天活，工钱是二角；干两天，每天是三角；干三天，每天是四角；干四天，每天是五角；干五天，每天是六角。如果工人按规定没有干够五天活，就只能拿“成儿工”的工钱，也就是只能拿到日工钱的七成或八成。例如，你只干了三天，不是每天发给四角工钱，而是四角钱的七成或八成。由于生活所迫，工人们为了不拿“成儿工”的工钱，即使生了病，也得拖着疲惫的身体，咬紧牙关下井去背煤。

我爹身体不好，经常一病不起，因此，每次总是拿“成儿工”的工钱，拿不到几个钱。

我们都愤恨地说：  
爬杆苦，  
苦无边，  
煤矿工人遭摧残，  
一个铜钱一滴血，  
滴滴血汗呀，  
流入资本家的金银仓。

与此同时，资本家还规定，一个工人在一天内必须背够十三遭（趟的意思），每遭必须背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斤，这样才能拿一个工的竹牌子，否则就是按规定干够了五天也还得拿“成儿工”的工钱。

那么，背上来的煤用什么东西称量呢？一是用狗腿子的眼睛。他用眼一瞧，说一百就是一百，只能少不能多。谁要顶撞就会遭到种种刁难和迫害。因为那些狗腿子是专为其主子资本家效劳的，他们的眼睛从来不会看到我们工人的血汗，而只是向上看。我们就把这种勒索工人的花招，称为“瞧天秤”；一是用资本家特制的一根木棍，上面烙了几个黑点，挂上个铁疙瘩，多几十斤不高，少几十斤不低，打在哪里停在哪里。狗腿子拿它能随心所欲地压榨我们工人。它实际叫“翘天秤”，我们也把它叫做“瞧天秤”。

一九二〇年，我七岁那年，因为我爹老是拿“成儿工”的工钱，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就下窑背煤，帮着爹凑个整数。每天我们父子俩共用一盏灯，爹在前面领着，我在后面跟着。上阶梯时，因为太高，我上不了，爹就用手给我做垫脚，踩着爹的手一步一步地爬。爬一步就是一个血印。有时累得不行了，想把腰直一直，失去平衡，连人带炭就沿着阶梯滚下去，经常摔得

头破血流。这样的活我怎能受得了？可是，不下窑背煤，家里又怎能生活得下去呢？同志们，这都是那个万恶的旧社会逼的呀！

有一次，我下窑背煤，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身上冷得发抖。每迈一步腿就发颤。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好不容易才把煤背上窑来，远远看到奶奶朝我走来，想帮我一下，在下坡的时候，我的两腿一软就摔倒了。奶奶跑过来把我扶起来。她一声不响，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

回到家里，奶奶她们看到我这个七岁的孩子被生活折磨得瘦成那个样子，又摔伤得那么重，心里难过极了。奶奶说，宁可她自己饿死，也不能让我摔死。从此，奶奶她们一天吃两顿饭，每顿只喝一碗糠和野菜熬的汤。不久，奶奶就含恨离开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

## 妈妈的死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自个儿独立下窑背煤，十七岁就在井下刨煤了。在煤窑里，刨煤的活最累也最危险，但有什么办法呢？资本家逼着，黑暗的世道逼着，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干。每天我们得刨够“一丈炭”才能算一个工，否则按“成儿工”算就拿不了几个工钱，一天的活，就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但是，这“一丈炭”是不容易刨出来的。有时，我拚死拚活刨了一丈，经窑主的狗腿子一量，就只剩九尺或八尺半，还得再刨，有时刨八尺他量成六尺。

那时候，窑主残酷地剥削工人，不论哪个工种，都有一套

“巧妙”的花招。对刨炭工，用的是“跑马尺”。

每当我们刨炭工告诉“把总”（窑主的狗腿子），说已经刨够了炭时，“把总”就把那惯用的“胶皮尺”拿出来。那个尺子，是窑主专为剥削工人制造出来的，一尺比标准尺长五寸。量的时候，由“把总”亲自量，不让我们动手。有时他干脆不用尺子量，而用他的脚步代替。他三步并两步走，一松一紧就相差很多，所以矿工们都叫它“跑马尺”。那时候，权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许工人说个“不”字。

有一次，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足足刨够了“一丈炭”，经狗腿子们一量，成了八尺半，当时可把我气坏了，便愤恨地说：“不对！我明明刨了一丈怎么量成八尺半！”那个狗东西气得溜转着三角眼，把“跑马尺”朝地上一摔，嚷着：“好小子，你还嫌我量不够。好，你自个量去！”“自个量就自个量。”我毫不示弱地说着正要弯腰去拾“胶皮尺”，冷不防那个狗东西一巴掌打过来，说：“窑黑子想夺老子的饭碗了！”我实在忍无可忍，便给那个狗东西一脚，把他踢得狗啃泥。他爬起来还要发作，看到在同一个工作面劳动的工人们都站在我一边，才夹着尾巴狼狈地溜掉了。

从那以后，我费再大的力气，也量不够“一丈炭”，总是拿“成儿工”工钱。这样，家里的生活就更苦了。原来每人每天还能勉强喝两顿菜糊糊，后来妈妈她们只能稀稀地喝上一顿。

我妈为了使我们每天还能喝到两碗菜糊糊，不空着肚子下窑，她自己整整有两个月没有咽过一点粮食，光喝菜汤，最后被折磨得病倒了，从此再也起不来了。

记得那天我从井下回家，爹坐在破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弟妹们都偎依在妈的身边，见我回来，妈有气无力地叫我一

声：“殿林……”我便走到妈跟前。妈断断续续地说：“孩子……妈……不行了，是这……世道逼的呀！孩子……要活下去，要记得妈……是咋死的呀……”说着说着，妈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从那时起，我再也听不到妈那亲切的叫声，看不到妈那慈祥的面孔了。

妈死了，罪恶的旧社会，又夺去了我家一条人命，在我的心灵里又埋下了一颗仇恨旧社会的种子。

## 亲人离散

我二十五岁那年，家里人看到我年岁也不小了，在叔伯爷爷们帮助下，给我娶了个老婆，第二年便生了个男孩。当时我还挺高兴，哪知道高兴竟变成了悲伤。老婆生下孩子后，由于苦难生活的折磨，身染重病。那时，一天连两顿菜糊糊都喝不上，哪里有钱给她治病呢？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老婆的病一天天严重，眼巴巴地看着初生婴儿饥饿的瘦脸，我的心呀，象被猫爪抓似的难过。

老婆死的时候，我没掉眼泪，我的眼泪哭干了，再说掉眼泪有什么用呢？我埋怨自己不该娶老婆，我想，这是娶老婆的世道吗？自己今天还不知道明天是否活着，何必再去拖累别人呢？但是，我又想，为什么我们穷人娶不起老婆，养活不了老婆，最后睁着眼看着老婆病死呢？我渐渐地明白了，这都是因为窑主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把女人的尸体安葬好后，心想这个孩子可得好好养活起来，要不就更对不起死去的老婆了。我把孩子托邻居代养，自己下窑干活。

过了三年，我把孩子抱回家，但怎样养他呢？我不能不下

煤窑背煤呀！不然的话，不仅孩子得饿死，就是我和家里的人，也得活活饿死的。

奶奶死了，妈妈死了，老婆也死了，家里没有人照顾。怎么办？该给孩子寻条活路吧！不能让孩子也死了。最后，以八升莜麦的代价，把孩子卖给了人家。用亲骨肉换来的粮食，做了一锅莜面糊糊。虽然全家人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可是，看着这锅莜面糊糊，谁也喝不下去！大家心里都清楚，这锅糊糊是卖我的孩子换来的。

孩子被抱走了，哭声还在撕裂着全家人的心肝。我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有的是满腔仇恨。我恨吃人的旧社会，恨吃人的剥削阶级，恨吃人的地主、资本家，它们害得我家破人亡，逼得我们穷人亲骨肉分离散呵！

## 血 债 累 累

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同煤矿，对矿工实行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剥削。许多矿工不愿意为日寇做牛马当奴隶，纷纷四处逃散。那时，我也逃到农村去，和弟弟、妹妹一起生活。日寇为了掠夺我国的地下宝藏——煤炭，扩大其侵略战争，便和当时煤矿的二十多个大资本家、当地的地主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到处抓劳工。我在农村没呆多长时间，便被日本鬼子抓回大同煤矿。

每天天还没亮，狗腿子就跑到破工棚里来逼上班，工人在鬼子的刺刀和把头的皮鞭下，被赶着去下井。在井下劳动时，稍有怠慢，日本鬼子和把头的皮鞭就劈头盖脸地打来。一天苦受十几小时的罪，上了井又被矿警和把头用刺刀和皮鞭押回

工棚，根本就没有人身自由。

我是在井下西大巷推车的，推车工碰到车落道，就得白送一条命，至少也得挨鬼子的毒打。有一次，车落了道，我急得团团转。那时，我们又饿又累，根本没有多大的力气，我和同伴两人怎么折腾也不能把车抬上来。我们俩想休息一会儿，刚一坐下就看见鬼灯（因为鬼子下井用的酸性安全灯很亮，老远就能看见，所以我们矿工一看到鬼子的灯光，都说见到鬼灯），知道又要挨鬼子一顿毒打。这时，两个鬼子走到我们跟前，见我们坐在地上，煤车又落了道，不问青红皂白，兽性大发，拿起镢头把子把我们痛打了一顿。我气愤极了，心想，总有一天老子要出这口气，报仇雪恨的！

为了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三天两头搞什么“努力出煤日”。碰到这一天，鬼子不管工人的死活，硬逼着每个人要给出多少吨煤才能出井，否则就不让出来。

有一天，也是一个“努力出煤日”。那天我的身体不舒服，腿老发颤，不想下井。鬼子逼上门来，押着我走。在井下干活的时候，“哗”的一声，一场大顶塌落的故事发生了，把我和另外四个阶级兄弟给压住了。当时我没被压死，挤在石头缝中，我想，这下完了，家里的弟妹们也一定完了。

同一个工作面的矿工们跑到我们跟前来抢救，灭绝人性的鬼子，不仅不让抢救，还说什么：“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有关系。”听了真叫人气炸了肺！但是，矿工们根本不理睬鬼子那一套，大家心里都明白，在井下，我们工人人多，鬼子人少，他们没有办法，只要我们心齐，鬼子就会现出纸老虎的原形来。



伴随日寇穷凶极恶地掠夺我国煤炭资源而来的，是对我们矿工实行更加残酷的法西斯统治。鬼子在矿区扩充和建立了五个队，这五个队是：一，矿警队，是专门镇压工人的武装力量；二，督察队，是专门抓捕工人的便衣警察；三，密探队，是进行政治统治的特务组织；四，洋狗队，喂养着几十条洋狗，专门用来咬工人的；五，拉尸队，是专干拉埋病伤矿工的。鬼子利用这五个残害矿工的法西斯组织，布下了层层罗网，妄想以此来镇压矿工，逼着我们为它们卖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大同煤矿工人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英雄的八路军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鬼子搞“努力出煤日”，我们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不给鬼子出煤”。我们破坏交通，炸电厂，放空炮，开空车等等，闹得鬼子坐立不安，寸步难

行。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的第三个年头，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更加疯狂地掠夺我国的煤炭，也更加疯狂地残害我国矿工。它们不断地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抓来一批又一批的新矿工。

新矿工一到矿，就被强迫着下井挖煤。每天干十几个钟头活，累得简直直不起腰来，嘴巴又干，肚子又饿。鬼子每天才发给我们每人一碗煮黑豆，谁也吃不饱，再加上喝了井下有毒的脏水，哪有不闹病的！

有一批从南方抓来的四、五百名工人，因水土不服，吃不饱穿不暖，连病带累死了不少，都被鬼子扔进了“万人坑”。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只剩下四、五十个人了。

非人的生活，牛马般的苦役，我也被折磨病了。鬼子见我生了病，硬说我得了传染病，逼着把我和所有病人都关进“隔离所”。“隔离所”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利用原有的破工棚，不过比破工棚还要破烂不堪，把所谓的“传染病”人关进去，除了留一个供进出的门以外（门口经常是由鬼子把守着），其余窗门全被钉死，一间就关一百几十人，大小便全在里面。每人每天由一个小豁口传进一点食物；水根本就喝不上，更不用说给你治疗。工人们气愤地说：“进了隔离所，十个九不活。”

在“隔离所”里，我亲眼看见，每天往里送和往外拉的矿工都不下二十个人。惨无人道的日寇，把病重的矿工，活活地扔进“万人坑”或拉到“烧人场”活活地烧死，那种惨象真是目不忍睹！

有一个和我睡在一起的南方来的工人，由于沉重的苦役，饥寒交迫，加上不服水土，来矿没几天就病倒了。他和我一起

被关进“隔离所”。那时候，日寇把“隔离所”搞得臭气冲天，每人身上都长了很多虱子。那个工人身上的虱子特别多，一抓就是一把。有一天，他和我睡在一起，身上的虱子老是往外爬，象蚂蚁掏窝一样。鬼子知道后就大声地喊道：“这人快快的死了，虱子的不在他身上的了。往外拉的干活。”手一摆几个狗腿子就动手拉那个工人。他拚出全力挣扎着说：“我还活着，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拉走！”在“隔离所”里的人都清楚，从这里往外拉的，不是被扔进“万人坑”，就是被烧死在“烧人场”。

就这样，那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来煤矿总共还不到一星期，就被日寇杀害在“万人坑”里了。我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非常愤恨。我想，说不定再过两天，我也会和那个小伙子一样被拉出去害死。怎么办？在这里等着死吗？不能，我不能在这个“隔离所”里等死！与其死在这里，还不如逃出去！能逃出去还有一线希望。我已经下了逃出“隔离所”的决心。

说来也怪，从我打算逃出“隔离所”后，我的病也慢慢地好转了。一天夜里，天黑沉沉的，又刮风又下雪，看门的鬼子兵早就溜回去睡大觉了，我就趁这个机会从墙洞子里钻了出去，也顾不得天冷，一口气就跑到了口泉，逃离了危险区，才松了一口气。

当我回过头来看看那阴沉沉的“隔离所”时，我恨不得一锤把它砸烂，更恨不得一手把所有的日本鬼子全捏死。我想，如果不跑出来，过不了几天，一定会和那个南方来的小伙子一样，被扔进“万人坑”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又记下了一笔日寇滔天罪行的血债。

## 盼来了红太阳

从“隔离所”里跑出来后，我在农村老家呆了几天。但是，怎么能呆在家里不干活呢？再说，穷苦人不干活又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因此，我离开了家，跑到内蒙梁城一个村庄，给一个姓郝的地主扛长工。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地主、窑主的心一样狠毒。狗地主根本不把我当人看待，任意打骂，百般凌辱。我每天给他放羊，还得干杂活，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受着牛马累，可吃的却是猪狗食。我在那个狗地主那里还没干一年，正想离开那个狼窝，突然有一天，来了几个鬼子兵，又把我抓走了。

我从日寇的魔爪里跑出来，不到一年，又落入了日寇的魔窟。我人是被抓走了，但我的心却在想着反抗、斗争、逃跑的事。我想，我不能再给鬼子卖命了。

开始，鬼子强迫我们修汽车道，我根本就不给好好干活，鬼子看我左也不顺眼，右也不顺眼。有一天，我还是在怠工，两个鬼子兵闯过来，二话没说，鞭子就象雨点似地朝我打来，把我打得满脸、浑身血迹斑斑，我双手攥紧拳头，正要和鬼子拚一场，恰好哨子吹响了，鬼子扔下我跑去集合。

当天晚上，下着滂沱大雨，天黑得对面不见人。这是一个逃跑的好时机，我马上收拾点破烂，钻进山里，又跑回左云老家。

一九四五年，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消灭了日本侵略军，迫使日寇投降。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篡夺了胜利果实，它们和日本强盗一样，压迫、剥削、残害我们穷苦人

民。那时，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只好又到大同煤矿马脊梁煤窑去背煤，这种苦难的日子，一直熬到了一九四九年大同解放，才见到火红的太阳。

同志们，这些就是我和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这就是三大敌人欠下我们的笔笔血债。

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咱穷人闹革命，领导咱们翻身得解放。咱们一定要好了伤疤不忘痛，幸福不忘毛主席！

解放后，我们煤矿工人翻身做主人，我一直战斗在煤海第一线。我想，今天是为世界革命出煤，有多大劲就得使出多大劲，这样才对得起毛主席。

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我虽然年近六十，但是，我还要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要尽力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我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彻底消灭帝、修、反，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